世界十大著名哲理童话

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爱丽丝漫游奇境

[英] 刘易斯 · 卡罗尔 著
李汉昭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魔幻、荒诞小说的先驱之作

一本适合孩子自己阅读的魔幻故事









爱丽丝靠着姐姐坐在河岸边无所事事，开始觉得很不耐烦……

突然有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贴着她身边跑过去了。

看到一只粉红眼睛的兔子，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甚至于听到兔子自言自语地说："哦，天哪，哦，天哪，我要迟到了。"爱丽丝也没有感到有什么离奇的……

但是，那只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还看了看，然后又匆匆跑了……

她忍不住好奇，紧跟着兔子穿过一片田野，刚好赶上看见兔子窜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大洞里。

不管三七二十一，爱丽丝也紧跟着跳了进去，想都没想她再怎么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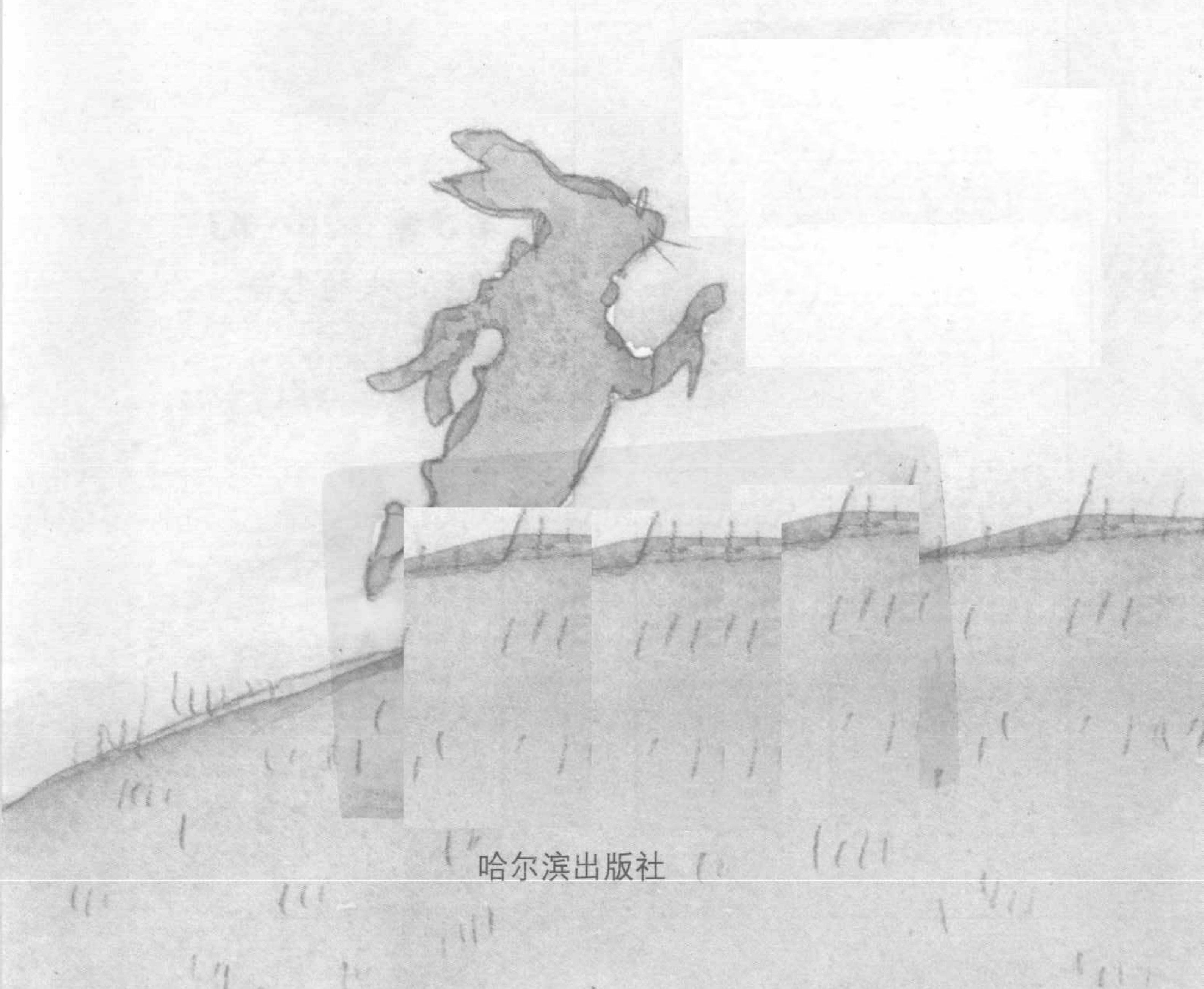


定价：21.80元

ISBN 7-80639-717-5/I·197

爱丽丝漫游奇境

作者:（英）刘易斯·卡罗尔
译者：李汉昭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丽丝漫游奇境 /（英）刘易斯·卡罗尔著；李汉昭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5

ISBN 7-80639-717-5

Ⅰ.爱… Ⅱ.①卡… ②李… Ⅲ.童话-英国-近代 Ⅳ.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653 号

责任编辑：殷宏伟

爱丽丝漫游奇境

[英]刘易斯·卡罗尔 著 李汉昭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6225161

E-mail:hrbcbs@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朝阳区宏伟胶印厂印制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96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80639-717-5/I · 197

定 价：21.80 元

目 录

第1章 钻进兔子洞



爱丽丝靠着姐姐坐在河岸边无所事事，开始觉得很不耐烦。有时候她偷偷瞟了一两眼姐姐看的书，可是书里既没有画儿，又没有对白。她就想："一本书里既没有画儿，又没有对白，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天气很闷热，她也非常困，甚至有点迷糊了，但是爱丽丝还是很认真地盘算着，是否值得花点力气站起来采些雏菊花做个花环？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贴着她身边跑过去了。

看到一只粉红眼睛的兔子，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甚至听到兔子自言自语地说："哦，天哪，哦，天哪，我要迟到了。"爱丽丝也没感到有什么离奇的，虽



然事后回想起来，她认为应该对这事感到奇怪，可当时这一切好像是很自然的事。但是，那只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还看了看，然后又匆匆跑了。这时，爱丽丝一下子跳了起来，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从来没见过兔子穿着有口袋的背心，而且还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表来。她忍不住好奇，紧跟着兔子穿过一片田野，刚好赶上看见兔子窜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大洞里。

不管三七二十一，爱丽丝也紧跟着跳了进去，她想都没想怎么出来。

兔子洞开始像走廊，笔直向前，后来就突然向下了。拐得那么急，跑得又那么快，爱丽丝还没有来得及站住，就发现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深井里。

也许是井太深了，也许是她下落得太慢，为什么呢？因为一边往下掉着一边还有足够的时间东张西望，考虑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开始，她使劲往下看，想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但是底下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随后，她看四周的井壁，只见井壁上排满了碗橱和书架，以及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她顺手从架子上拿了一个罐头，罐头上写着“橘子酱”，令她大失所望的是，里

面是空的，她不敢把空罐头扔下去，怕砸着下面的人。因此，在继续往下掉的时候，她想办法把空罐头放到另一个碗橱里去了。

“好啊，”爱丽丝想，“我摔过了这么一大跤，以后再从楼梯上滚下来那可就不算回事啦！家里的人肯定都会说我胆子变大了，哼，哪怕我从屋顶上掉下来，我也会一声不吭！”——这点倒很可能是真的，从屋顶上摔下来，会摔得说不出话的。

掉啊，掉啊，掉啊，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掉不到底呢？爱丽丝大声说：“我不知道掉了多深，算算看，已经掉了大约四千里了，我想肯定有了——”（你瞧，爱丽丝在学校里已经学到了一点这类东西，尽管现在不是显示才华的好时机，因为没人听她说话，但练练说说也好。）“——没错，大概就是这个距离——但是，不知道在什么经纬度呢？”（爱丽丝既不明白什么是经度，也不明白什么是纬度，可她认为这是个挺时髦的字眼，说起来怪好听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话了：“不知道我会不会穿过地球，要是一出来就遇见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可真太有



意思了！我想，是讨厌鬼们[①]吧！”这会儿她很高兴没有人听见她说话，因为听起来用词完全不恰当。“不过，我想得问问他们国家叫什么名字。‘夫人，请问这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她一边说一边试着行个屈膝礼——可是不成。想想看你在空中掉下来时行屈膝礼，行吗？）“可是要这样问，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傻孩子，连自己在什么国家都不知道。不，绝对不能这么问，也许我会看到它写在哪儿的吧！”

掉啊，掉啊，掉啊，除此之外，她没别的事可做，所

① （原文为 antipathies（讨厌的人）。照上下文看来，应该是 antipodes（相对极））。这说明爱丽丝用错了词。

以又自己嘀嘀咕咕地说起话来:“哎呀，我敢肯定，黛娜今晚一定会想我了。”(黛娜是她的猫)“但愿他们别忘了午茶时给她准备一碟牛奶。我的乖黛娜，真想现在你跟我一块儿往下掉，我怕空中没有你吃的小老鼠，不过你可能捉到个把蝙蝠。你知道吗？它很像老鼠。可是猫吃不吃蝙蝠呢？”这会儿，爱丽丝有些困了，可还是迷迷糊糊地自言自语道:“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有时说乱了:“蝙蝠吃猫吗？”你看，这两个问题她哪个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她怎么问都无所谓了。她睡着了，开始做起梦来。她梦见自己正和黛娜手拉着手散步，她很认真地问猫:“现在，黛娜，告诉我实话，你到底吃过蝙蝠没有？”正说着，忽然“砰”地一声，她掉到了一堆枯枝败叶上，总算掉到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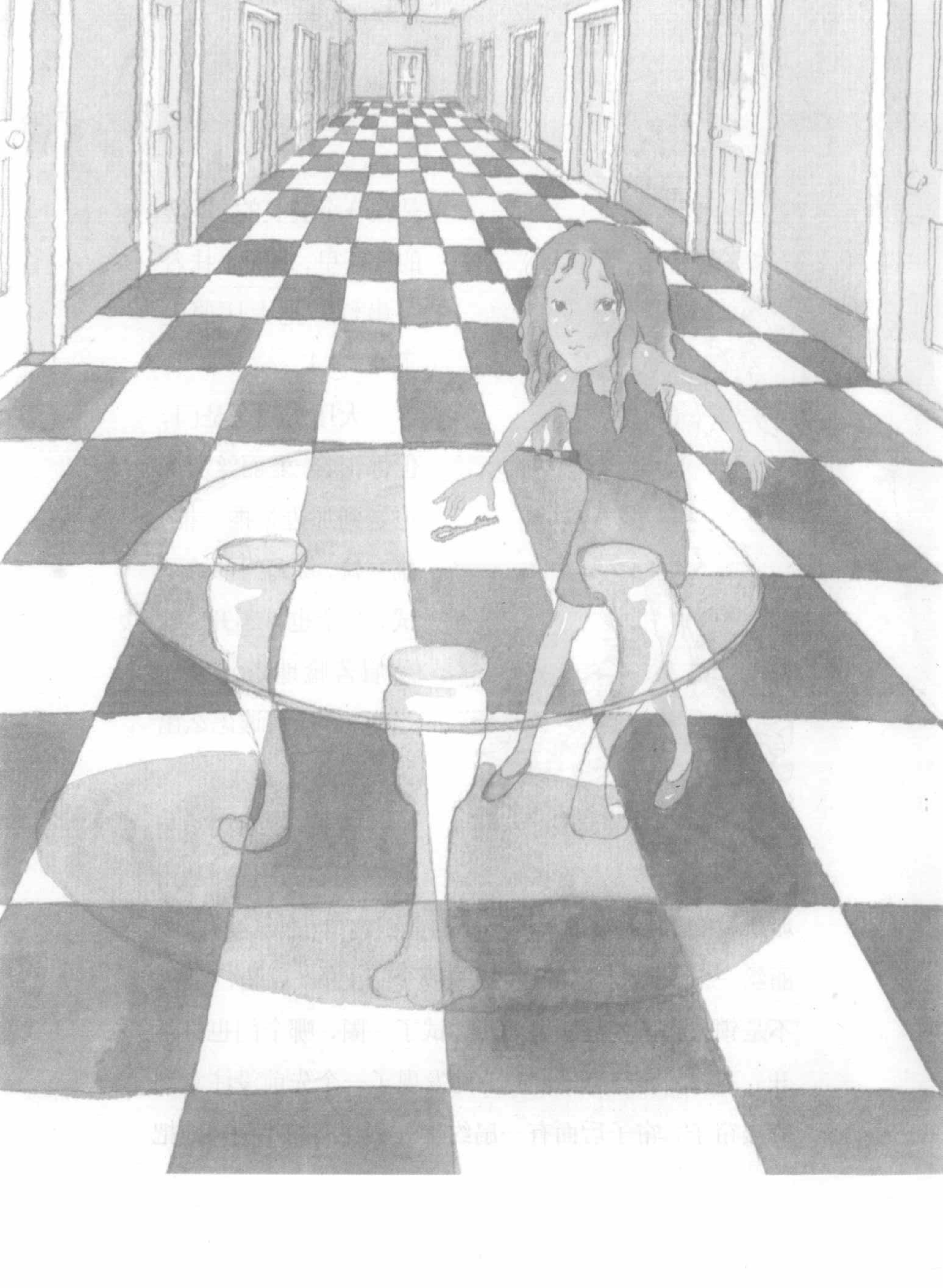
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摔痛，马上一跳就站了起来。向上看看，黑洞洞的。朝前一看，又是一条长长的通道，她又看见了那只白兔正急急忙忙地朝前跑。这回可别耽误了，爱丽丝像一阵风似地追过去。正好听见兔子拐弯时说:“哎呀，我的耳朵和胡子，都这么晚了!”拐弯时她还紧跟其后，可一拐过去，兔子就不见了。她发现自己



是在一个长长的、矮矮的大厅里，屋顶上挂着一串灯，把大厅照亮了。

大厅四周全是门，但都锁着。爱丽丝从这边走到那边，推一推，拉一拉，每扇门都试了试，一个也打不开。她愁眉苦脸地走到大厅当中，琢磨着该怎么出去。

突然，她发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是用玻璃做的。桌上除了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什么也没有。爱丽丝一下就想到这钥匙可能是哪个门上的。可是，哎呀，不是锁太大，就是钥匙太小，试了一圈，哪个门也打不开。不过，在绕第二圈时，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注意到的矮帘子，帘子后面有一扇约十五英寸高的小门。她把



小金钥匙插进锁里，太好了，正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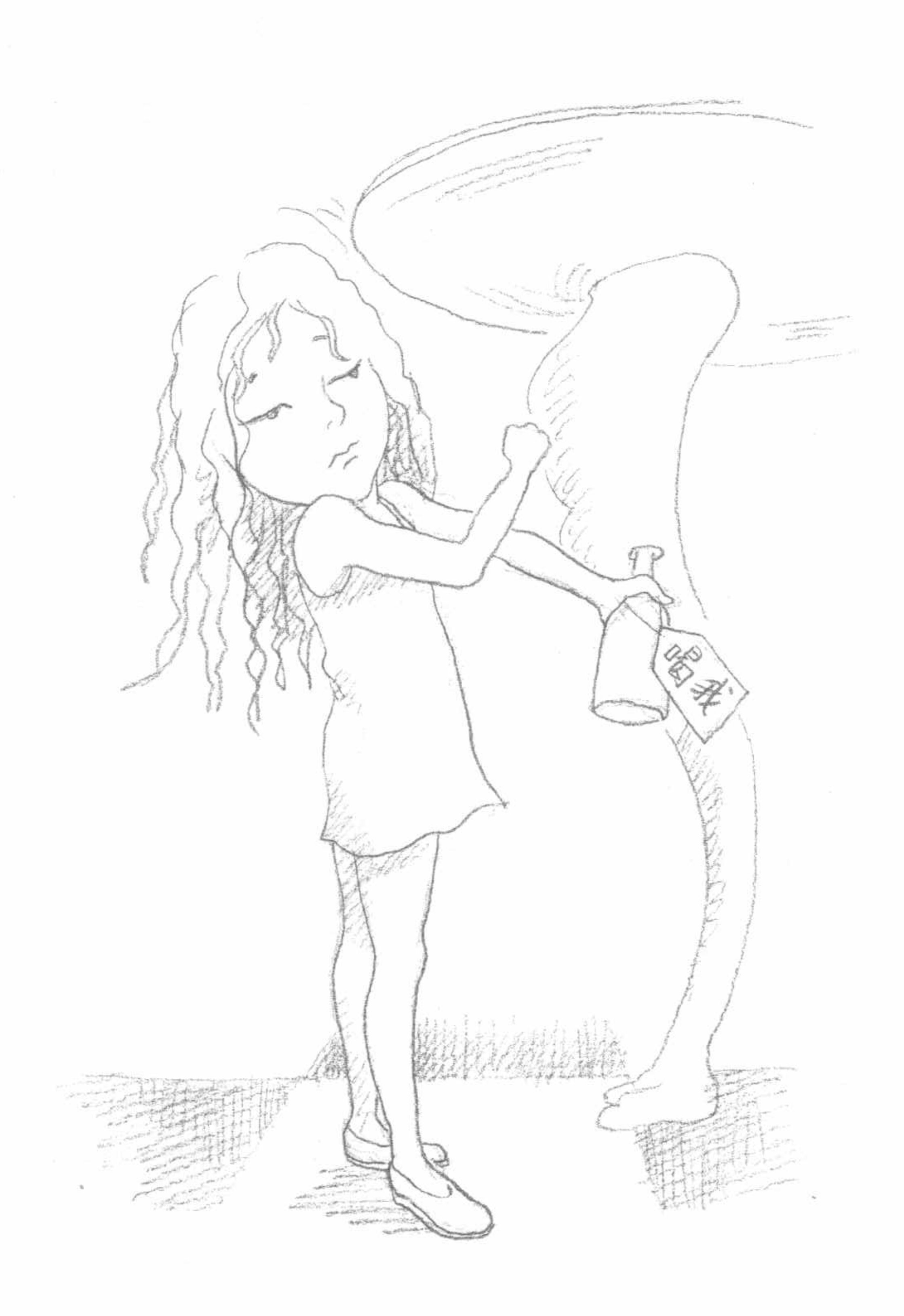
爱丽丝打开了门，看里面有一条小通道，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她跪下来，顺着通道望出去，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花园。她多想从这个昏暗的大厅走出去，到那些鲜花喷泉中去玩呀！可是那门洞连头都过不去，可怜的爱丽丝想："哎，就算头能过去，肩膀不跟着过去也没用，真希望自己能缩小，像望远镜里看到的那样！（爱丽丝常常把望远镜倒着看，一切东西都变得又远又小，所以她认为望远镜可以把人放大或缩小。）我想自己会变小的，只要有人教我，我就会的。"你想，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使爱丽丝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看来，守在小门旁等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她又回到桌子旁，希望再找到一把钥匙，或者找到一本讲述把人像望远镜里那样缩小的书。这次，她在桌上找到一个小瓶子。爱丽丝说："它刚才肯定不在这儿。"瓶口上系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很漂亮的大字："喝我。"说"喝我"挺不错，可聪明的小爱丽丝不会急忙那么做。"不，我得先看看，"她说，"上面是不是写着'毒药'两个字。"因为她听过几篇精彩的小故事，讲小孩子们怎样

不乖被烧伤、被野兽吃掉，以及其他一些可怕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记住大人的话，例如：把火钳握得太久就会把手烧坏；小刀割手指就会出血；还有一点，她也牢牢记在心中，如果把写着“毒药”瓶里的药水喝进肚子里，可以肯定你迟早要遭殃。

然而这瓶子上没有“毒药”的字样，于是爱丽丝大胆地尝了尝，味道倒很好，它混合着樱桃馅饼、奶油蛋糕、菠萝、烤火鸡、牛奶糖、热奶油面包的味道。爱丽丝一口气就把一整瓶喝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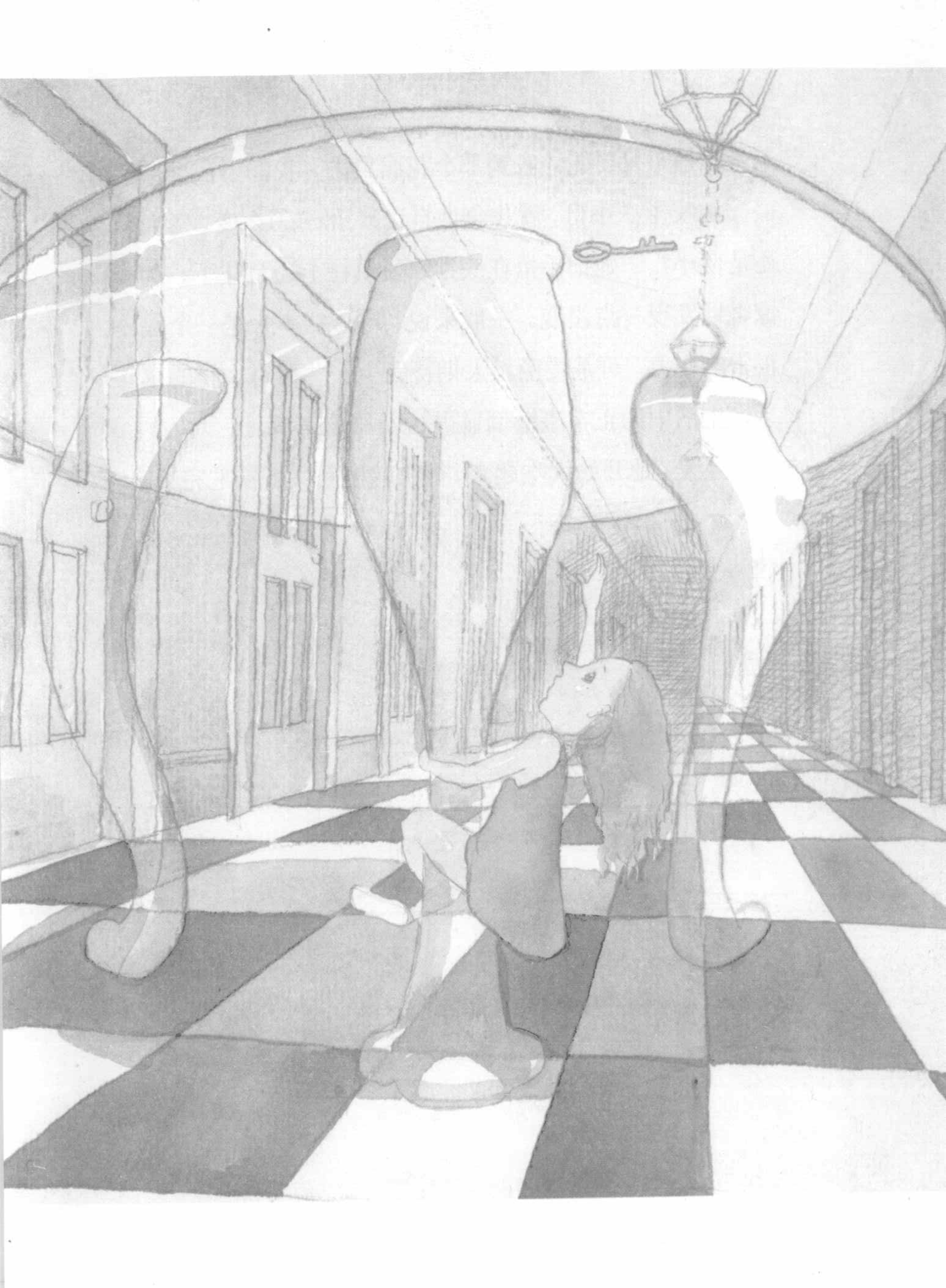
“多奇怪的感觉呀！”爱丽丝说，“我一定是像望远镜里缩小的那样变小了。”果然，现在她只有十英寸高了，大小正好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了。她高兴得眉飞色舞。不过，她又等了几分钟，看看自己会不会继续缩小下去。想到这点，她有点紧张了。“结果会怎么样呢？”爱丽丝对自己说，“也许我会一直缩下去，就像蜡烛的火苗那样，全部缩没了。那么我会怎么样呢？”于是她又努力想像蜡烛灭了后的火焰的样子。可是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因为她不记得见过那样的东西。


喝我

过了一小会儿，好像再没发生什么事，她决定立刻到花园里去。但是，哎哟！可怜的爱丽丝！她走到小门前，才发觉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等她回到桌子那儿去取时，却发现自己太矮了，根本够不着钥匙。透过玻璃桌面她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她尽力攀着桌腿向上爬，可是太滑了。可怜的小东西一次又一次地溜了下来，累得精疲力竭，只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得啦，哭也没用！”爱丽丝边哭边对自己说，“限你一分钟内停止哭！”她经常爱给自己下命令（虽然她很少照办），有时骂自己骂得太厉害，把自己骂哭了。有一回她同自己比赛槌球时作弊，还打了自己一耳光。这个怪孩子很喜欢装成两个人，“可现在还装什么两个人呢？”可怜的小爱丽丝想，“唉！现在我小得连做一个像样的人都不够了。”

不久，她的眼光落到桌子下面的一个小玻璃盒子上。她打开一看，里面有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用葡萄干精致地嵌着“吃我”两个字，“好，我就吃它，”爱丽丝说，“如果能使我变大点，我就能够着那把钥匙了；如果它使我变得更小了，我就可以从门缝下面爬过去，反正



不管怎样，只要能让我到那个花园里去，我都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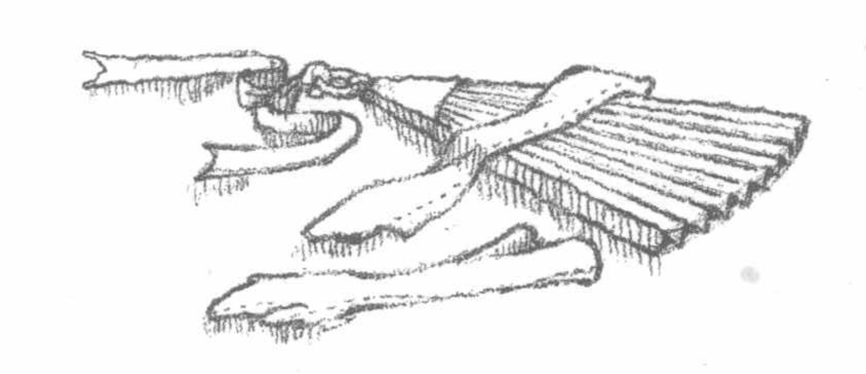
她咬了一小口，就焦急地自言自语：“怎么变，变大还是变小？”她把手捂在头顶，摸摸往上还是往下，却惊奇地发现一点没变。一般来说，吃蛋糕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可是爱丽丝太期待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了，生活中的正常事情倒显得枯燥和乏味了。

于是，她开始大吃起来，很快就把一块蛋糕吃完了。





第2章 眼泪池



爱丽丝喊道，“奇怪啊奇怪，”她惊讶得不得了，以至于霎时竟说不出话了，“现在我一定像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里放大的人了。再见了，我的腿呀！”她低头一瞧，脚远得快看不见了。“哦，我可怜的小脚丫哟！不知道以后谁给你们穿袜子和系鞋带呢，我的宝贝呀，我肯定是不行了，我离得太远太远了，没法再照顾你们了，以后你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我非得好好待它们，”爱丽丝又想，“要不然它们会不愿走到我想去的地方的，对啦，我每年圣诞节时一定要送给它们一双新靴子。”

她继续盘算着怎样送给它们：“一定要交给送货的

人送过去，”她想，“呀，真好笑，给自己的脚寄礼物！这地址写起来可不更好笑吗？

壁炉边搁脚栏杆上

爱丽丝的右脚收

爱你的爱丽丝寄

噢，天哪，我都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就在这一刹那，她的头撞到了大厅的屋顶上。现在她至少有九英尺高了，她急忙拿起小金钥匙，向小花园门前跑去。

可怜的爱丽丝！她只能侧身趴在地下，低着头，用一只眼睛往花园里看，想进去根本就不可能了，她坐下来又哭了起来。

“真不害臊，”爱丽丝对自己说，“像你这么大的姑娘（说得不错），还这么哭个不停。给我马上停下来！立即停下来！”但她还是一个劲地哭，一桶一桶的眼泪流个不停，直到身边变成了大池塘，足足有四英寸深，把半个大厅都淹没了。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远处有轻微的脚步声滴答滴答传来，便急忙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小白兔又回来了，打扮得十分讲究，一只手里拿着一双白羊羔皮手套，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大扇子，正急急忙忙地蹦着过来。它边蹦边嘀嘀咕咕自言自语：“哎呀，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唉！要是让她久等了，她不会大发雷霆吧！”爱丽丝十分希望有人来帮自己一下，虽然见到小白兔有些失望，但当小白兔一走近，她还是用低低、怯怯的声音说：“劳驾，先生——”这可把兔子吓了一跳，

把白羊羔皮手套和扇子一扔，拼命朝暗处跑去。

爱丽丝把扇子和手套拣了起来。屋里很热，她一边不停地扇着扇子，一边自言自语道“乖乖！今天净是些怪事，昨天还样样事都那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夜里发生的变化？让我想想：早上起来时是不是还是我自己。我想起来了，早晨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但是，我要是变得不是自己的话，那我又是谁呢，唉！这可真是个谜啊！”接着她把自己认识的同岁孩子都想了一遍，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哪一个了。

“肯定不是爱达，”爱丽丝说，“因为她是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一点都不卷。肯定也不是玛贝尔，因为我懂得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她，哼！她什么都不知道。再说，她是她，我是我，哎哟！乖乖，越想越糊涂了，真令人伤脑筋。我来试试看，还记不记得过去知道的事情。让我想一想，四五十一二，四六十三，四七——唉，这样下去一辈子都到不了二十；况且九九乘法表本来也没多大意思。再试试地理：伦敦是巴黎的首都，而巴黎是罗马的首都，罗马是——不，不，全错了。我一定——一定是变成了玛贝尔了。让我再试试背《那条小小的—

—》。” 她像朗诵课文一样，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本正经地背起来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沙哑古怪，吐字也和平时不一样：

小鳄鱼怎么样
使它发亮的尾巴更发亮，
把尼罗河水洒身上
每片金色的鳞甲都闪金光！
看它笑得多么快乐，
伸开爪子的姿势多么文雅，
欢迎那些小鱼
游进它温柔微笑着的嘴巴。

“我肯定背错了，”可怜的爱丽丝一边说着，一边眼泪汪汪的，“我一定是变成了玛贝尔了，我得住在那个破房子里，什么玩具也没有，哎，还得念那么多的功课。不！我已拿定主意了，如果我变成了玛贝尔，我就呆在这井下，他们就是把头伸到井口说‘上来吧！亲爱的！’也没有用。我只会抬头问他们：‘你们先得告诉我，我是谁，



如果是变成我喜欢的人，我就上来，不然，我就一直呆在这里，除非我再变成什么人'——"

"可是，天哪！"爱丽丝突然又呜呜哭起来，"我真想让他们来叫我上去呀！一个人在这儿孤零零的好难受呀！"

说话的时候，爱丽丝无意中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她大吃一惊，发现一只手上戴了小白兔的白羊羔皮手套。"怎么会呢？"她想，"我一定又变小了，"她站起来走到桌子边，量一量自己，一看，正像自己所猜测的那样，她现在大约只有二英寸高了，而且还在迅速地缩小。她很快发现是拿着的那把扇子在作怪，连忙扔掉扇子，总算是没有缩没了。

“可真险呀！”爱丽丝真的吓坏了，不过发现自己还好好的存在，才放下心来，“现在好去花园了！”她飞快地跑到小门边，可是，哎哟，小门又锁上了，小金钥匙像原来一样躺在玻璃桌子上。“现在更糟了，”可怜的小爱丽丝想，“你看，我从来还没有这么小过，从来没有！我该说这真是太糟了！真是太糟了！”

正想着，脚下一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咸咸的池水就淹到了她的下巴。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掉进海里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坐火车回去了，”她自言自语道——爱丽丝到海边去过一次，看到海滩上有许多更衣车，孩子们在沙滩上用木铲挖洞玩，还有一栋栋出租的公寓，屋后是一个火车站——然而，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是在一个眼泪池里，是她九英尺高的时候哭出来的眼泪。

“唉！刚才别哭得这么厉害就好了！”爱丽丝边说边游着，想找条出路游出去，“我想自己真是自作自受，被自己的眼泪淹死！那可真是桩怪事，不过说真的，今天尽是碰见些怪事！”

就在这时，她听到不远的地方有东西在划水，于是



就向前游去，想看个究竟。最初，她以为一定是只海象或者河马。后来她想起自己已经变得很小了，也就立即明白，那不过是只老鼠，也像自己一样一不小心滑进水里来的。

“和一只老鼠讲话不知道有没有用？”爱丽丝想，“这井下的样样事情都那么出奇，也许它会说话，不管怎样，试一下也没害处。”于是，爱丽丝开口说：“喂，老鼠！你认得从池塘出去的路吗？我在这里游得累死了。喂，老鼠！”爱丽丝认为同老鼠说话，一定要这么称呼才对。以前，她从没有这么说过，不过她记得在哥哥的拉丁文语法书中有“一只老鼠——一只老鼠的——给一只老鼠——一只老鼠，喂，老鼠！”那只老鼠狐疑地看着她，好像还对她眨了眨眼睛，但没有说话。

“也许它不懂英语，”爱丽丝想，“它一定是一只法国老鼠，同威廉一世一起来的，”（尽管爱丽丝学过许多历史知识，可是什么事发生在什么年代还是概念不清。）于是，她又用法语说：“我的猫咪在哪里？”这是她的法文课本的第一句话。老鼠一听这话，突然跳出水面，吓得浑身哆嗦，爱丽丝一看不好，怕伤害了这个可怜的小家

伙的感情，赶紧说："对不起！我都忘了你是不喜欢猫的。"

"不喜欢猫！"老鼠尖声地嚷嚷道，"你要是我的话，你喜欢猫吗？"

"可能不会，"爱丽丝柔声柔气地说，"别生气。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看看我的猫咪黛娜，我想你见了她，就会喜欢猫了。她是一个多么可爱而乖乖的小东西呀！"爱丽丝一面无精打采地游着，一面自言自语地继续说，"她坐在火炉边打起呼噜来真好玩，还不时舔舔爪子，洗洗脸，摸起来软软乎乎的。还有，说起抓老鼠来，真是好样的——呀，对不起，对不起。"爱丽丝连忙又道起歉来，因为这次真把老鼠气坏了。爱丽丝又说："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不说她了。"

"什么'咱们'呢！"老鼠嚷道，从胡子到尾巴梢都在发抖，"好像我愿意说似的！我们一家人都恨猫，这种让人恶心、下贱、粗鄙的东西！别让我耳朵再听到这个名字了！"

"好，好，我不再提了，真的！"爱丽丝说着，急忙想转换话题，"你——喜欢——喜欢——狗吗？"老鼠没

吭声，于是爱丽丝热切地说了下去，“告诉你，我家隔壁有一只可爱的小狗，一只亮眼睛的小猎狗，真想带它来瞧瞧。你知道吗，它长着那么长的棕色卷毛。随便你扔什么东西，它都会把它叼回来，还会坐起来讨吃的，还会玩好多好多的把戏。它是一个农民家的，知道吗，那个农民说它真顶用，要值一百英镑呢！还说它见了田鼠就——哎呀，天哪！”爱丽丝后悔又说错了话，“我怕是又惹它生气了。”这回那老鼠已经拼命游开了，还把池水搅动得直翻腾。

爱丽丝跟在老鼠的后面好声好气地叫着：“亲爱的老鼠啊，你回来呀，如果你不喜欢，咱们再也不谈猫呀狗呀的了！”老鼠听了这话，又转过身慢慢地向她游来，它脸都变白了（爱丽丝想一定是气成这样的），用低沉且颤抖的声音说：“咱们上岸去吧，然后我将把我的历史告诉你，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恨猫和狗了。”

是到该走的时候了，因为池塘里已经挤满了一大群鸟啦、兽啦。里面有一只鸭子、一只渡渡鸟、一只鹦鹉，一只小鹰和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爱丽丝领路，和这群鸟兽一起向岸边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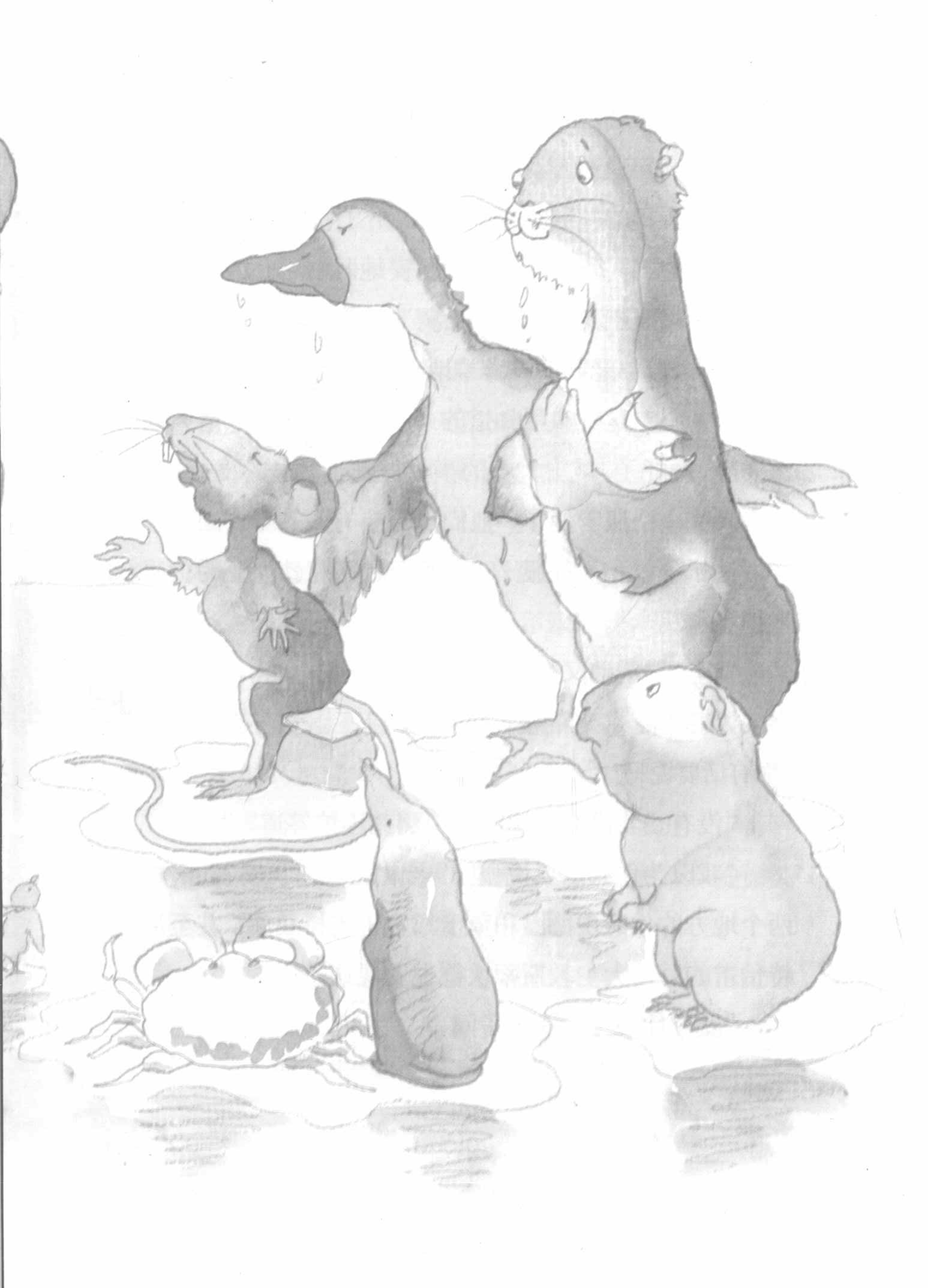
第3章
竞选式赛跑



聚集在岸上的这一大群，样子看起来稀奇古怪的——羽毛湿漉漉的鸟、毛发紧贴着身子的小动物，一个个浑身湿淋淋的，又不高兴又不好受地站着，显得很狼狈。

现在首要问题是，怎样把身上弄干，他们为此商量了一会。过了一会儿工夫，爱丽丝自然就同它们混熟了，熟得好像老相识似的。你瞧，爱丽丝竟同鹦鹉争辩了好长时间，惹得鹦鹉生气了，一个劲儿地说："我比你岁数大，肯定比你知道得多。"爱丽丝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很不服气，而鹦鹉又拒绝说出自己的年龄，所以就无话可说了。





最后，那只老鼠——它在大伙儿中间好像很有权威似的——高声说道:“你们大家都坐下，听我说！我会很快把你们弄干的！”他们都立即坐下了，围成一个大圈，老鼠坐在中间。爱丽丝也焦急不安地盯着它，因为她知道如果不马上把身上弄干，会得重感冒的。

“啊哼！”老鼠煞有介事地哼了一声，说:“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干巴巴的事情，请大家都安静，拜托了。威廉大将的事业得到了教皇的支持，英国人就完全臣服于他了，他们也需要有人领导，而且已经习惯于篡权和被征服了。梅西亚和诺森勃列亚的伯爵埃德温和莫卡……”

“啊！”鹦鹉又打了个冷战。

“请原谅！”老鼠皱着眉头说，但还是彬彬有礼地问，“你有话要说吗？”

“没有，我没有啥说的！”鹦鹉连忙答道。

“我以为你有话要说呢！”老鼠说，“那我接着讲，这两个地方的伯爵埃德温和莫卡都宣告支持威廉，甚至坎特伯雷的爱国大主教斯蒂坎德也发现这是明智的……”

“发现什么呀？”鸭子问，

“发现‘这’，”老鼠不耐烦地回答，“你应该知道‘这’的意思。”

“我发现了什么吃的东西时，当然知道‘这’是指什么。‘这’通常指一只青蛙或一条蚯蚓，现在的问题是，大主教发现了什么？”鸭子还不停地呱呱叫着。

老鼠一点也不理会他的问题，就忙着继续讲“……发现与埃德加·阿瑟林一起去亲自迎接威廉，并授予他皇冠是明智的。威廉行为举止起初还有点分寸，可他那诺曼底人的傲慢……”说到这里，它突然转向爱丽丝问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亲爱的。”

“还是那么湿。“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你讲这些对我一点作用也不起。”

“既然如此，我建议休会，并立即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渡渡鸟站起来严肃地说。

“讲英语！“小鹰说，“这么长的字句，我连一半都听不懂！还有，我不相信你自己能懂，”说完后低下头偷偷笑了，其它一些鸟也都哧哧地笑出声来。

“我想要说的是，”渡渡鸟恼怒地说，“能让我们把湿衣服弄干的最好办法，是来个竞选式赛跑。”





“什么是竞选式赛跑？”爱丽丝问，这并不是因为她爱问，而是因为渡渡鸟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似乎想等别人问似的，而别人偏偏又无话可说。

渡渡鸟说“哦，你想知道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亲自做一做。”（如果你在冬天也想玩这种游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渡渡鸟是怎么做的。）

首先，它划出个一条比赛跑道，有点像个圆圈。“圆不圆无所谓，”它说，然后让大伙儿全都沿跑道分散站好，也不用说“一，二，三，开始！”而是谁想开始就开始，谁想停下，就停下，所以，很难知道比赛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过，它们跑了大约半个小时，身上差不多都干了，渡渡鸟就突然大喊一声“比赛结束了！”于是大家都气喘喘地围拢过来，不停地问道：“谁赢了？”

这个问题，渡渡鸟得好好考虑一下才能回答。它坐在那里用一个指头撑着前额想了好长时间（就像画片上莎士比亚的那种姿态），此时，别人都静静地等待着。最后，渡渡鸟说：“每个人都赢了，而且都有奖品！”

“可谁来发奖呢？”大家齐声问。

“当然是她啦！”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着爱丽丝



说。于是，大伙儿一下子把爱丽丝围住，乱哄哄地叫着：“奖品！奖品！”

爱丽丝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把手伸进了衣袋，却掏出了一盒糖果。真幸运，还没给咸水浸透，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正好一人一块。

“可是她自己也应该有一份奖品啊！”老鼠说，

“那当然，”渡渡鸟非常严肃地回答，“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它转身问爱丽丝。

“只有一个顶针了。”爱丽丝伤心地说。

“把它交给我。”渡渡鸟说。

于是，大家又围住了爱丽丝，渡渡鸟接过顶针后又严肃地递给了她，说道：“我们请求你接受这枚精致的顶针。”简短的致辞一结束，大家全都欢呼起来了。

爱丽丝认为整个事情都非常荒唐，可是它们看上去都那么一本正经，她也不敢笑，一时又想不出有什么话要说，只好鞠了个躬，尽可能摆出一脸的庄重的样子，接过了顶针。

接下来是吃糖果，这又引起一阵喧闹，大鸟们抱怨说没尝到甜味儿，糖就没了，而小鸟们却被糖块噎着了，



还得让人捶背。不管怎么说总算吃完了，它们又围成一个大圈坐下来，请求老鼠再跟它们说些什么。

“你记得吗，你答应过要告诉我你的历史的，”爱丽丝说，“以及为什么恨……恨咪咪和汪汪，”她悄声说完最后一句，生怕得罪了老鼠。

“我的故事很惨啦，说来话长。”老鼠转向爱丽丝，叹息着说。

爱丽丝没有听清这句话，她看着老鼠的尾巴纳闷了：“它的尾巴的确很长啊，可为什么说尾巴很惨呢？”（“故事”的英文是tale，“尾巴”的英文是tail，读音相

同。这里作者故意造成讹误；译文中的“很惨”与“很长”音相近)。在老鼠滔滔不绝讲述时，爱丽丝还一直为这个问题纳闷，因此，在她脑子里就把整个故事想像成这个样子了：

恶狗对老鼠说，他们相遇在屋里，“咱俩一起上法庭，我要控告你。”

“来吧，我不听辩白，一定得审判：因为今天早上，我实在没事干。”老鼠对那杂种说：

“这样的审判，亲爱的先生，既没有陪审又没有法官，只会浪费时间。”

“我就是陪审，我就是法官，”

狡猾的老狗说：

“我要负责整个的案件，把你的判死刑。”

“你没有注意听！“老鼠严厉地对爱丽丝说，“你在想什么呢？“

“对不起！”爱丽丝似乎理亏似地说，“我想，你已经拐到第五个弯了吧！”

“我没有拐弯！”老鼠非常生气地厉声说。

“你要个碗（弯）！”爱丽丝说，她总是热心帮助别



人，随时准备出力，于是就焦急地四周寻找，“哦，让我帮你找找看。”

“我不吃你这一套，你的这些废话侮辱了我！”老鼠说着站起来就要走。

“我不是有意的！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可怜的爱丽丝辩解着说。

老鼠咕噜了一声，没理会她。

“请你回来，把故事讲完！”爱丽丝在它背后喊着，其他人也都齐声应和：“是啊！请回来吧！”但是，老鼠只是不耐烦地摇着脑袋，越走越快了。

“它走了，多遗憾哪！”老鼠的身影一消失，鹦鹉就叹息着说。一只老螃蟹趁机对女儿说：“哦，我的宝贝，

你要引以为戒，以后永远也不要乱发脾气了。”

“别说了，妈！你这样啰嗦，就是牡蛎都会不耐烦的。”小螃蟹耍着小脾气说。

“要是我的黛娜在这儿就好了！”爱丽丝自言自语地大声说，“她一定会马上把它抓回来的！”

“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下，谁是黛娜？”鹦鹉说。

爱丽丝热情做答，她随时都乐意谈论自己心爱的小宝贝：“黛娜是我的猫，她抓老鼠可是好样的，你简直想像不出来。嘿，你们要是能看到她抓鸟的本领就好了。她只要看见鸟，一眨眼就会把它吃到肚子里去的！”



这话惹得大家一阵恐慌，有几只鸟急急忙忙飞开了，一只老喜鹊小心地把自己裹严，特别解释道："我可真的必须回家了，夜晚的凉气对我的嗓子不好。"一只金丝鸟发抖地喊着它的孩子们："走吧！宝贝，你们早该睡觉了。"它们都找各种借口走掉了。只剩下爱丽丝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真后悔又提起黛娜了！"爱丽丝伤心地自言自语，"这里好像没有一个喜欢她的，唉！只有我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好的猫！啊，我亲爱的黛娜，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到你呢！"说到这里，可怜的小爱丽丝的眼泪哗哗流出来了，她感到非常孤独和沮丧。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又听见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心中期待着那只老鼠改变了主意，回来讲完它的故事。





第4章
兔子比尔



原来是那只小白兔又慢慢地蹦回来了，边走边焦急地到处张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爱丽丝还听到它嘀嘀咕咕:“公爵夫人呵！公爵夫人，唉！我亲爱的小爪子呀！我的小胡子呀！她准会把我杀掉的，一定的！就像雪貂是雪貂那样千真万确！我把它丢到哪儿呢？”爱丽丝马上猜到它在找那把扇子和那双羊皮手套，于是她也好心地到处寻找，可哪儿也找不见，自从她在池子里游泳以来，好像样样东西都变了样子，那个大厅、那个玻璃桌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过了一会，爱丽丝还在到处找的时候，兔子看见了她，狠狠地对她嚷道:“玛丽安，你在这里干什么？赶紧

跑回家拿一双手套和一把扇子来。赶快去！”爱丽丝吓坏了，顾不得去解释它认错了人，就赶快按它指的方向跑去了。



“它把我当成自己的女仆了，”她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等它发现我是谁，会多么惊奇啊！不过，我最好还是帮它把手套和扇子拿来——也就是说，要是我能找到的话。”说话间，她看到了一幢精致的小房子，门上挂着一块锃亮的黄铜小牌子，上面刻着“白兔先生”。她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急急忙忙往楼上跑，生怕碰上真的玛丽安，如果那样的话，没有找到手套和扇子，她就会从这个小屋里被赶出来的。

“真奇怪！”爱丽丝自言自语地说，“竟然给一只兔

子跑腿当差，我想下一回就该轮到黛娜使唤我了。”她开始想像那种情景：“‘爱丽丝小姐，立刻到这里来，你得准备去散步了，’‘马上就来，保姆！不过在黛娜回来之前，我还得守着这个老鼠洞，不许老鼠出来。’不过，要是黛娜像这样使唤人的话，他们不会让它呆在家里的。”她继续这样想着。

这时候，她已经走进了一间整洁的小房间，靠窗有一张小桌子，正像她希望的那样，桌子上有一把扇子和两三双白羊羔皮小手套。她拿起扇子和一双手套，正要离开房间，忽然看到镜子前面有一个小瓶子。这回上面可没有“喝我”的标记，然而她还是拔开瓶塞就往嘴里倒。她对自己说：“我每次吃或喝一点东西，总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所以我要看看这瓶东西能把我怎么样。我真希望它会让我变大。说真的，老是这么小不点儿，真是烦死了。”

果然如她所愿，而且速度比她期望的还要快，半瓶还没有喝完，头就顶到了天花板，她只得弯下身子，免得把脖子挤断了。爱丽丝赶紧扔掉瓶子，对自己说：“这就足够了，不要再长了，可是就是现在这样，我也已经

出不去了。嗨！刚才别喝这么多就好啦！”

唉！后悔也太晚了，她继续长啊，长啊！没多久就只能跪在地板上了，很快连跪的地方都没了，她只得躺下，一只胳膊撑在地上，一只胳膊抱着头。可是还在长，实在没有办法，她只得把一只手臂伸出窗子，一只脚伸进烟囱里，然后自言自语:“再长下去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幸运的是这只小魔术瓶的法力已经发挥完了，她不再长了，可是心里很不舒服，因为看来她再也没有机会从这个房子里出去了，难怪她高兴不起来。

“还是在家里好，”可怜的爱丽丝想，“在家里就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不会被老鼠和兔子支来支去的。我都有些后悔钻进这个兔子洞，可是——可是这种生活是那么稀奇古怪的，我真搞不懂什么事还会发生在我身上。过去读童话故事时，总认为那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的，可现在自己却来到这童话世界了，应该写一本关于我的书，应该有一本，等我长大了，我要写一本——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啊！”她又伤心地加了一句:“至少这儿已经没有地方再让我长大了。”

“可是，话得说回来，”爱丽丝想，“我不会比现在年龄更大了！这倒是个安慰，我永远不会成为老太婆了。但是——又得老是上学了。唉，这样我可不喜欢！”

“哎呀，你这个傻爱丽丝！”她自己答道，“在这儿怎么上学呢？这间房子差点儿就装不下你，哪里还有放书的地方呢？”

她就这样自己同自己辩论，先装这个问，然后又装另一个答，说了一大堆话。但是，几分钟后，她听到门外有说话的声音，就停止唠叨仔细倾听。

“玛丽安，玛丽安！”那个声音喊道，“赶快把手套给我拿出来。”然后是一连串小脚步声上楼梯了。爱丽丝知道是兔子来找她了，她吓得发抖，哆嗦得屋子都摇动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一千倍，根本不用怕它。

转眼间兔子到了门口，试着开门，可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顶着门，兔子推也推不动，爱丽丝听到它自言自语说，“那么我绕过去，从窗子爬进去。”

“那样你也进不来，”爱丽丝想，等了一会，她觉得兔子走到窗下，她突然伸出了手，在空中抓了一把，什





么也没有抓到，却听到了摔倒了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她猜想那兔子掉进温室的玻璃天窗，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里了。

紧接着传来兔子的气恼的喊声：“帕特！帕特！你在哪里？”接着，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我在这儿，正在挖苹果树呢，老爷！”

“哼！还挖苹果树呢！”兔子气呼呼地说，



“过来，把我拉出来！”又是一阵打碎玻璃的声音。

“给我说，帕特，窗子里是什么？”

“哟，是一只胳膊，老爷！”（他发音发成了“胳莫”。）

“一只胳膊！你这个笨蛋，谁见过这样大的胳膊，瞧，它把整个窗户都塞满了！”

“不错，老爷，是塞满了，可它还是一只胳膊啊！”

“好啦。别啰嗦了，不管怎样，它都没有理由塞在那儿，去把它拿走！”

过了半天都没有动静，爱丽丝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几句他们小声说话，如：“我怕见它，老爷，我真怕它！”……“照我说的办，你这个胆小鬼！”最后，她又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下，这次她听到了两声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这里一定有很多种黄瓜的玻璃温室！”爱丽丝想，“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嘿，我真希望他们能这样做，实在不愿意再呆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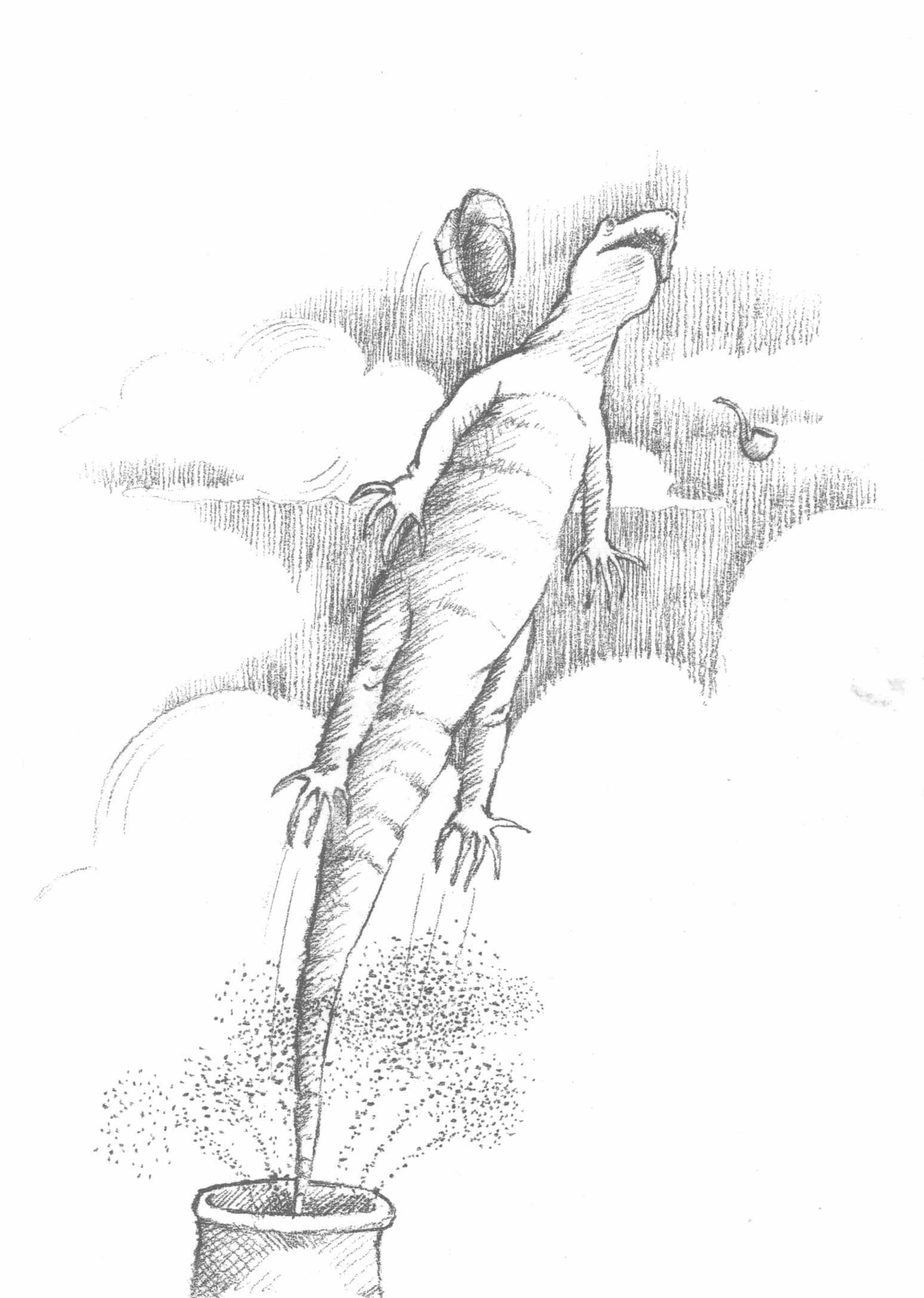
又过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到后来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和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另一个梯子

在哪里？’‘嗯，我只拿了一个，另一个比尔拿着了’‘比尔，把梯子拿过来，伙计’‘这儿，放到角上’‘不，先把它们绑在一起，还不够一半高呢！’‘对，够了，你别挑剔了——比尔，这里，抓住这根绳子’‘屋顶承受得了吗？’‘小心那块瓦片松了’‘哎呀，掉下来了，低头！(哐的一声巨响)’‘现在谁来干？’‘我认为比尔合适，它可以从烟囱里下去’‘不，我不干！’‘你干！’‘这我可不干’‘应该比尔下去’‘比尔！老爷说一定要让你下烟囱！’”

“啊，这么说比尔就要从烟囱下来了，”爱丽丝自言自语地说，“嘿，它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推到比尔身上，我可不做比尔这样的角色。说真的这个壁炉很窄，不过我还是可以踢那么一下。”

她把伸进烟囱里的脚收了收，等待着，一直听到一个小动物（她猜不出是什么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地靠近她的脚，于是她一边对自己说“这就是比尔了，”一边往上狠狠地蹬了一脚，然后等着看有什么事会发生。

开始，她听到一片嚷嚷声：“比尔飞出来啦！”然后是兔子的声音：“喂，篱笆边的人，快接住它！”一下子



又没有声音了，接着又是一片乱嚷嚷说话的声音：“抬起它的头——快，喂白兰地——别呛着了它！现在怎么样了？老兄，你碰见了什么？快告诉我们。”

等了一会，听见一个细微、短促的声音，（“是比尔，”爱丽斯想。）“唔，我简直闹不清，——不喝了，谢谢你们。这会儿好多了——不过我心里慌乱得很，没法儿对你们细说——我只记得，有个像弹簧玩具一样的东西冲我过来，然后我就像火箭一样飞了出来！”

“可不是，伙计！你真像火箭一样。”其他的声音应着。

“咱们必须烧了那座房子！”这是兔子的声音。于是爱丽丝拼命地高喊：“你们敢，我要放黛娜出来咬你们！”

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爱丽丝想：“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如果有点头脑的话，就该把房顶掀掉。”过了一两分钟，他们又开始跑来跑去，爱丽丝听到那兔子说：“先用一桶试试。”

“一桶什么呢？”爱丽丝想，可没容她多猜，小卵石像暴雨似的从窗子扔进来了，有些还打到她的脸上，“我要让他们住手，”她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就大声喊道：“你



们最好别闹了！”又是一阵鸦雀无声。

爱丽丝惊奇地发现，那些小卵石掉到地板上都变成了小蛋糕，她脑子里立即闪过了一个聪明的念头："如果我吃上一块，也许会使我变小，现在我已经不可能更大了，那么，它一定会把我变小的。"

于是，她吞下了一块点心，果然立刻缩小了。她索性再吃，直到刚刚缩到能够穿过门的时候，就跑出了那座房子，发现一大群小动物和小鸟都在外边等着，那只可怜的小壁虎——比尔，就在其中，由两只豚鼠扶着，正拿着一瓶子什么药水喂它喝。爱丽丝一出现，它们全都冲了上来。于是，爱丽丝拼命地飞跑，总算跑掉了，不久平安地进入一个茂密的树丛中。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爱丽丝一边在树林中漫步一边自言自语道，"是把自己变回正常的大小，第二件事就是找一条路，到那可爱的小花园里去。这是我最好的计划了。"

听起来，这个计划固然不错，安排得美妙而简单，困难的是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动手才能做到。正当她在树林中着急地四处张望的时候，忽然头顶上面传来了一声清



脆的狗叫声。她赶紧抬起头朝上看，一只大得出奇的叭儿狗，正瞪着又圆又大的眼睛看着她，还轻轻地伸出一只爪子，要抓她。“可怜的小东西！”爱丽丝用哄小孩的声调说，一边还努力地向它吹口哨。可一想到它可能是饿了，爱丽丝心里就吓得要死，要是那样的话，不管她怎么哄它，它还是很可能把她吃掉的。

爱丽丝下意识地拾了一根小树枝，伸向小狗，那只小狗立即跳了起来，高兴地汪、汪叫着，扑向树枝，假装要咬，爱丽丝急忙躲进一排蓟树丛后面，免得被小狗撞倒。她刚从树的另一边探出头来，小狗朝树枝又是一扑。它冲得太急了，不但没有抓着树枝，反而翻了个筋斗；爱丽丝觉得像是在同一匹马玩耍，随时都有被踩着的危险，于是就绕着蓟树丛跑起来。那只小狗又向树枝发起了一连串的冲锋，每一次都冲过了头，然后再后退老远，嘴里不停地狂叫着。最后在很远的地方蹲坐了下来，伸出舌头大口地喘起粗气来，一双大眼睛也半闭上了。

这是爱丽丝逃跑的最好机会，于是她转身就跑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小狗的叫声也很远了，才停了

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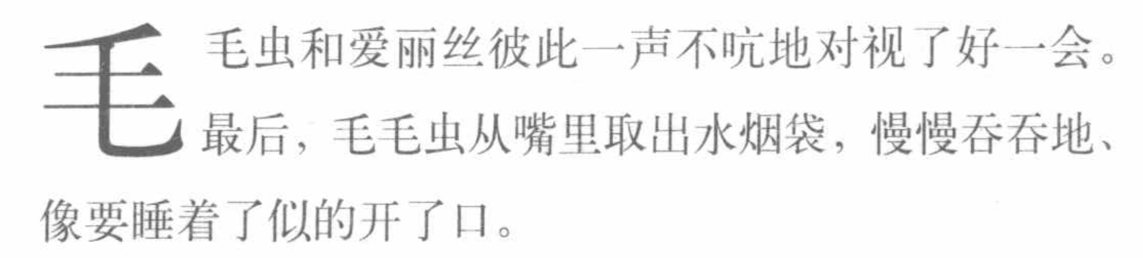
“可是，这是只多么可爱的小狗呀！”爱丽丝靠在一棵毛莨树上休息，一边用毛莨叶扇着一边说，“要是我像正常大小那样，我真想教它玩许多把戏，啊，天啦，我差点忘了自己还要想再长大点呢！让我想一想，怎么办才好呢？我想我得吃点儿或者喝点儿什么东西，可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东西？”爱丽丝看着周围的花草，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吃喝的。在她附近长着一棵巨大的蘑菇，差不多同她一样高。她往底下瞧瞧，往后瞧瞧，往两边瞧瞧，想到还应该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

她踮起脚尖，伸着脖子，沿蘑菇的边朝上看，正好与一只大蓝毛毛虫的目光相遇，那毛毛虫交叉着胳膊坐在蘑菇顶上，一声不吭地抽着一支长长的水烟袋，一点也不理会爱丽丝和其他东西。



第5章 毛毛虫的忠告



毛毛虫和爱丽丝彼此一声不吭地对视了好一会。最后，毛毛虫从嘴里取出水烟袋，慢慢吞吞地、像要睡着了似的开了口。

“你是谁呀？”毛毛虫问道，这可不像是引人谈话的开场白，爱丽丝挺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眼下很难说，先生——至少今天起床时我还知道自己是谁的，可从打那以后，我就变来变去变了好几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毛毛虫凶狠狠地说，“说清楚点！”

“我怕自己没法解释清楚，先生，”爱丽丝说，“因为我现在不是自己了，你瞧。”

"我看不出来。"毛毛虫说。

"我怕只能说成这样了，"爱丽丝彬彬有礼地回答，"首先，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而且，一天里个头改变好几次，真让人糊涂。"

"一点都不糊涂。"毛毛虫说。

"唉，也许你现在还没有体会，"爱丽丝说，"可是当你必须变成一只蝶蛹的时候——要知道你总有一天会这样的——然后再变成一只蝴蝶，我想你会感到有点奇怪的，是不是？"

"一点也不会。"毛毛虫说。

"哦！也许你的感觉可能不同一些，"爱丽丝说，"可是对我来说却非常非常奇怪。"

"对于你！"毛毛虫轻蔑地说，"你是谁？"

这个问题又把他们带回到谈话的开头，对于毛毛虫的过于简短的回答，爱丽丝颇有点不高兴了，她挺直了身子非常严肃地说："我想还是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为什么？"毛毛虫说。

这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爱丽丝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回答它，而毛毛虫又像是挺不高兴的样子，因此

爱丽丝掉头就走了。

“回来！”毛毛虫在她身后喊道，“我有要紧的话要说！”

这话听起来倒是挺吸引人的，于是爱丽丝回来了。

“别发脾气嘛！”毛毛虫说。

“就这些？”爱丽丝忍住了怒气问。

“不。”毛毛虫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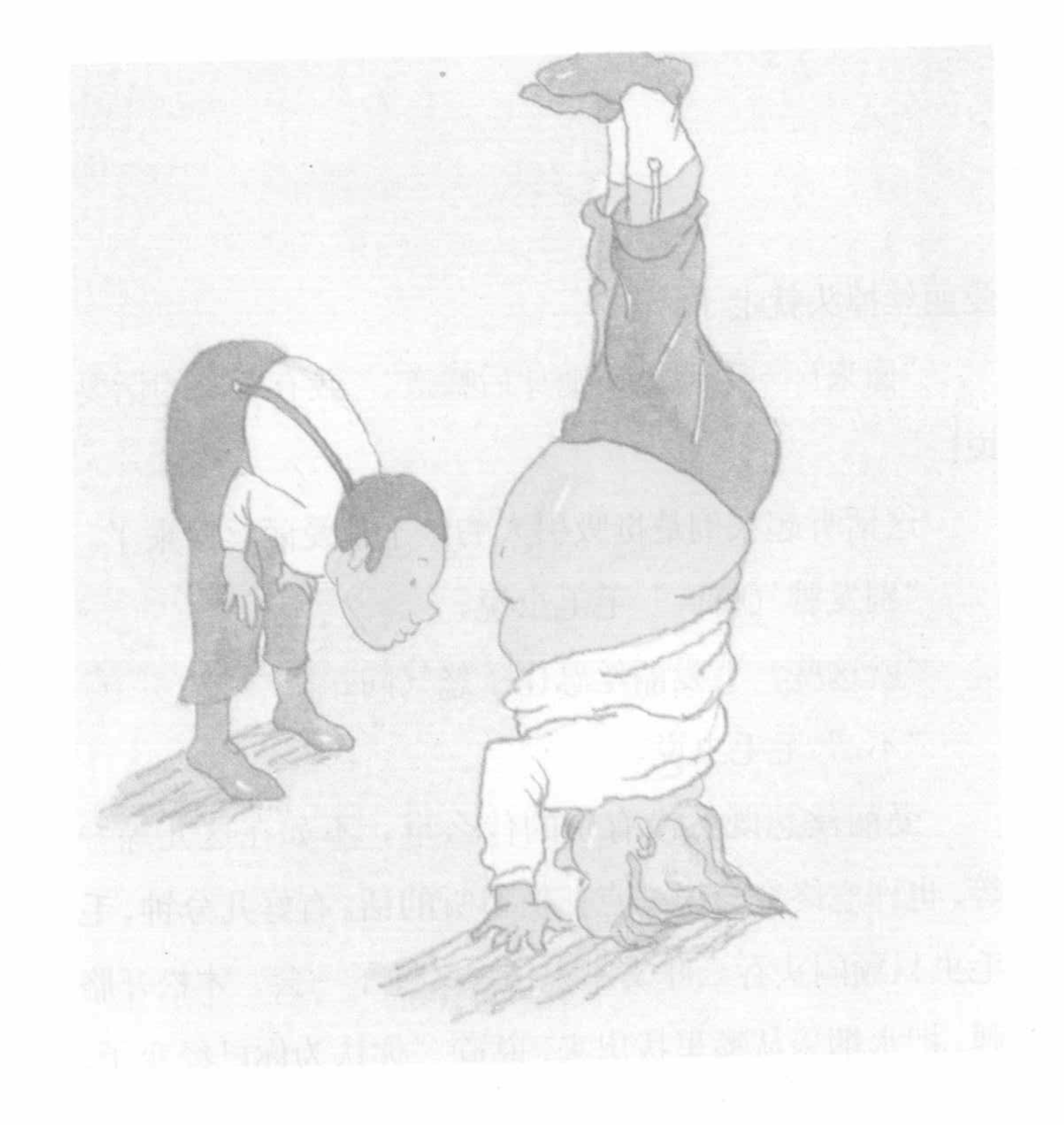
爱丽丝想既然没有别的什么事，不如在这儿等一等，也许它终究会说一点儿值得听的话。有好几分钟，毛毛虫只顾闷头吞云吐雾不说话。又过了一会，才松开胳膊，把水烟袋从嘴里拔出来，说道“你认为你已经变了，是吗？”

“我想恐怕是的，先生。”爱丽丝说。“我平时记得的事都想不起来了，而且连把同样的身材保持十分钟都做不到。”

“想不起来什么？”毛毛虫问。

“我试着背《小蜜蜂怎么干活》，可是背出来的完全走样了！”爱丽丝用非常悲伤的口气回答。

“那你背一背《你已经老了，威廉爸爸》，”毛毛虫说。



爱丽斯双手交叉，开始背诵：

青年说："你已经老了，威廉爸爸，

你的头发白得差不多啦；

可你还坚持拿着倒立——

你认为，你这岁数，这合适吗？"

"年轻的时候，"威廉爸爸回答儿子说，

"我怕脑子会受伤；



可现在我肯定自己没脑子，

所以，我就一遍一遍老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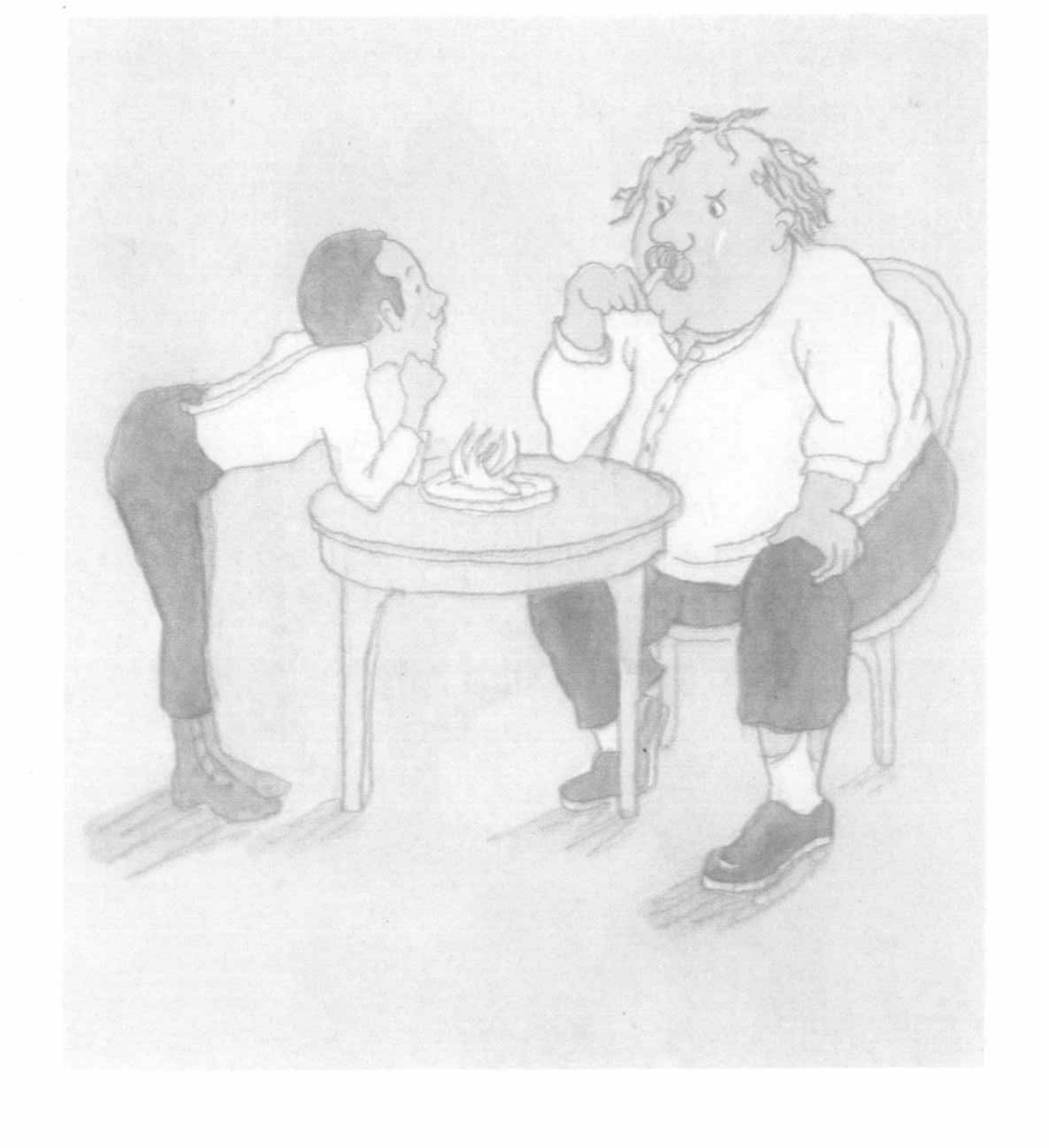
青年说：“我刚才提起，你已经老了，

而且胖得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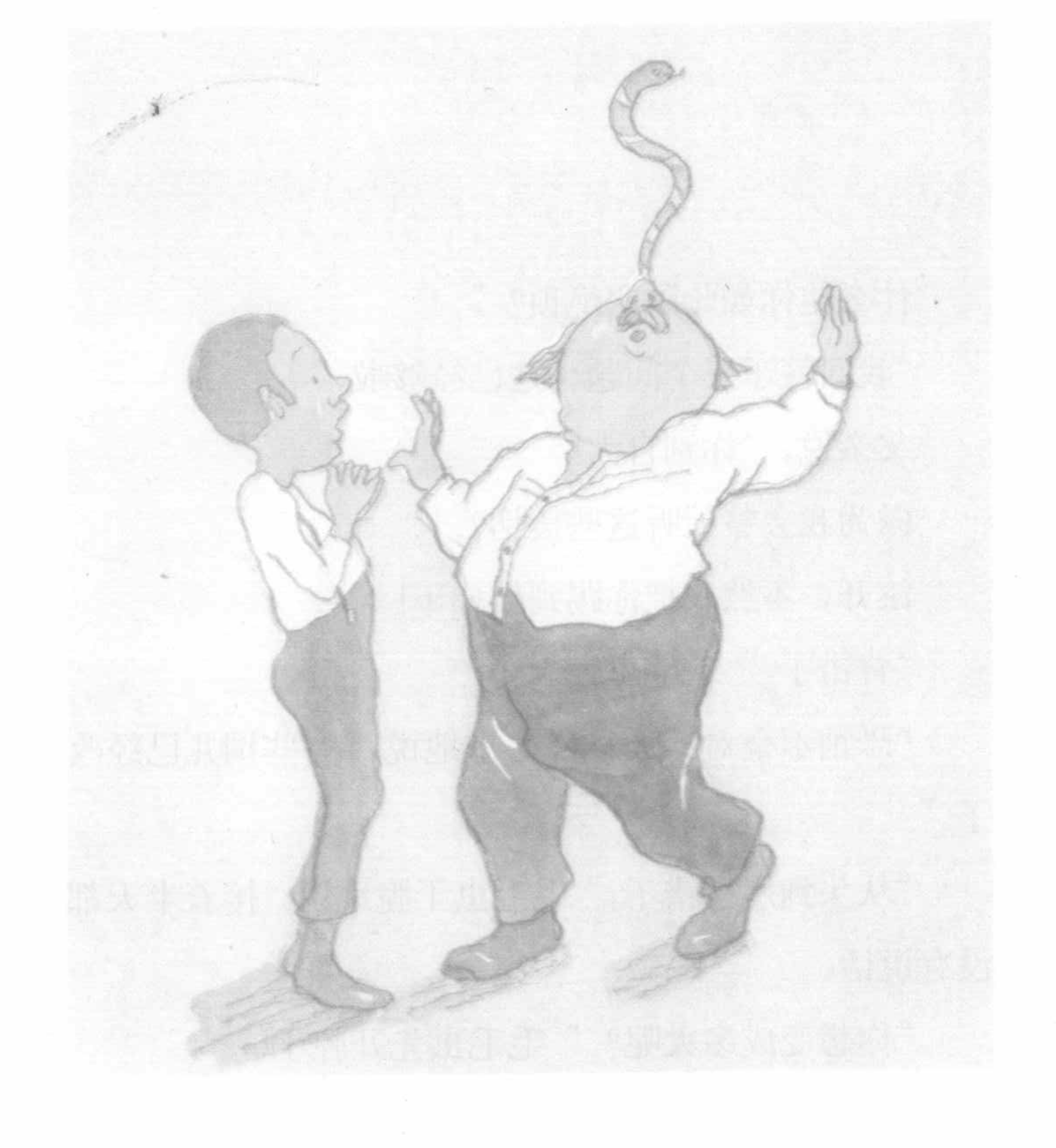
可是你一个跟头从门口倒着翻进来，

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年轻的时候，”老哲人边说边摇晃灰白的发卷，



“保持四肢十分灵便
全靠使用这种油膏——一先令一盒——
我卖你两个如何？”
“你已经老了，”青年说，
“下巴已经活动，比板儿油硬的你都咬不动；
可你却吃光了整只鹅，连喙带骨头——
请问你采取的什么举动？”



“年轻的时候，”爸爸说，“研究法律，

和我的妻子辩论每个案例；

发达的肌肉，影响着下巴，

在我后半辈子还坚韧有力。”

“你已经老了，”青年说，“几乎没人认为

你的目光依旧坚定；

可你却能让鳗鱼在鼻尖上竖立，

什么使你如此聪明绝顶？”

“我回答了三个问题，这已经够啦，”

父亲说，“你别自大！

以为我会整天听这些废话？

滚开，不然我把你踢到楼梯下！”

“背错了。”毛毛虫说。

“恐怕不全对，”爱丽丝心虚地说，“有些词儿已经改了。”

“从头到尾都错了，”毛毛虫干脆地说。接着半天都没有说话。

“你想变成多大呢？”毛毛虫先开腔了：

“唉！多大我倒不在乎。”爱丽丝忙回答，“可是，一个人总不会喜欢老是变来变去的，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毛毛虫说。

爱丽丝什么也没说，长这么大都没有被人这么噎过，她觉得自己都快要压不住火了。

“你满意现在的样子吗？”毛毛虫说，

“哦，先生，我希望能再大一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爱丽丝说，“只有三英寸高，实在太不像样子了。”

“这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高度。”那毛毛虫生气地说，还把身子挺着竖起来（他恰好三英寸高）。

“可是我不习惯这么点高！”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说道，心里想着：“但愿这家伙别发火！”

“久了就会习惯的！”毛毛虫说完又把水烟袋放进嘴里抽起来了。

这次，爱丽丝耐心地等着它开口。过了一两分钟后，毛毛虫从嘴里拿出了水烟袋，打了一两个哈欠，把身子摇了摇。然后从蘑菇上下来，爬向草丛去，走的时候顺口说道：“一边会使你长高，另一边会使你变矮，”

“什么东西的一边，什么东西的另一边？”爱丽丝寻思着。

“蘑菇。”毛毛虫说，就像是能听出爱丽丝心中的问话一样。毛毛虫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爱丽丝呆在那儿，打量着那个蘑菇，想弄清楚是哪两边。可是蘑菇圆溜溜的，给爱丽丝出了一个难题，不容易解决。不管怎样，后来她还是伸开双臂环抱着蘑菇，而且尽量往远伸，两只手分别掰下了一块蘑菇的两边来。

“可现在哪边是哪边呢？”她问自己，然后咬了右手

那块试试反应。才吃到嘴里，就觉得下巴被猛烈地碰了一下：原来下巴碰着脚背了。

突然的变化使她吓了一跳，缩得太快了，再不抓紧时间就完了，于是，她立即去吃另一块，虽然下巴同脚顶得太紧，几乎张不开口，但总算把左手的蘑菇啃着了一点。

“啊，我的头终于自由了！”爱丽丝高兴地说，可转眼间又心慌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胳膊不见了。她往下看的时候，只见到长得不得了的脖子，像是矗立在绿色海洋中的高树。

“那一大片绿东西会是什么呢？”爱丽丝说，“我的肩膀呢？哎呀！我可怜的双手啊，我怎么看不见你们呢？”她说话的时候挥动着双手，可是除了远处的绿树丛中出现一些颤动外，什么动静也没有。

看起来，她已没法把手举到头上了，于是，她打算把头弯下去够手。她高兴地发现自己的脖子像一条大蛇一样，能够轻而易举地上下左右扭动，她把脖子朝下，变成一个Z字形，准备钻到绿叶丛中。她发现这些绿色海洋不是别的，正是她刚才曾经在它下面徘徊的林子的树



梢。就在这时，一种尖利的嘶声，使得她慌忙缩回头。一只巨大的鸽子飞到她的脸上，扇着翅膀疯狂地扑打她。

“蛇！”鸽子尖叫着。

“我不是蛇！”爱丽丝生气地说，“走开！”

“蛇！我说就是蛇！”鸽子重复着，但口气比刚才温和多了，然后还带着抽泣的声调加了一句，“我想尽了各种方法，但是没有一样能让它们称心如意的！”

“你在说什么呀，我一点都听不懂！”爱丽丝说。

“我用树根试过了，岸边试过了，篱笆也试过了，”鸽子继续说着，并不在意她，“可是这些大蛇！它们真是贪心不足！”

爱丽丝越来越糊涂了，但是她知道，在鸽子说完自己的话之前，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就好像孵蛋不够麻烦似的，”鸽子说，“我还得日夜提防那些大蛇，天哪！整整三个星期我都没合过眼呢！”

“真不幸，你被人家扰得不得安宁，”爱丽丝说，她似乎开始有点明白它的意思了。

“我刚刚把家搬到林中最高的树上，”鸽子继续说，并提高嗓门变成了尖声嘶叫，“以为已经摆脱它们了，结果它们还是从天上弯弯曲曲扭下来了。呸，蛇！”

“告诉你，我可不是蛇！”爱丽斯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啊，你是什么呢？”鸽子问，“我看你想编出什么谎话来！”

“我——我是一个小姑娘。”经过这一天的变化，爱丽丝有些拿不准自己了。

“说得倒挺像那么回事的！”鸽子轻蔑地说，“我这

辈子看见过的小姑娘不少，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长着像你这样的长脖子的小姑娘！没有，绝对没有！你就是一条蛇；抵赖也没有用，我猜你还会告诉我，你从来没有尝过蛋的味道吧！”

“我当然吃过许多的蛋，”爱丽丝说，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孩子。“你要知道，小姑娘可不比蛇吃的蛋少。”

“我才不相信呢，”鸽子说，“如果她们也吃蛋的话，她们也是一种蛇。”

这对于爱丽丝真可谓是闻所未闻，她愣了几分钟。于是鸽子趁机加了一句:“反正你是在找蛋，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因此，你是小姑娘还是蛇，对我都一样。”

“这对我很不一样，”爱丽丝急忙分辩，“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是在找蛋，就算我在找蛋，我也不会要你的呢！我从来不吃生蛋的。”

“哼，那就滚开！”鸽子生气地说着，又飞下去钻进自己的窝里了。爱丽丝费劲儿地往树林里蹲，可是她的脖子常常会被树叉挂住，不得不随时停下来清理一番。过了一会，她又想起了手里还捏着的两块蘑菇，她小心地咬咬这块，又咬咬那块，于是她一会儿长高，一会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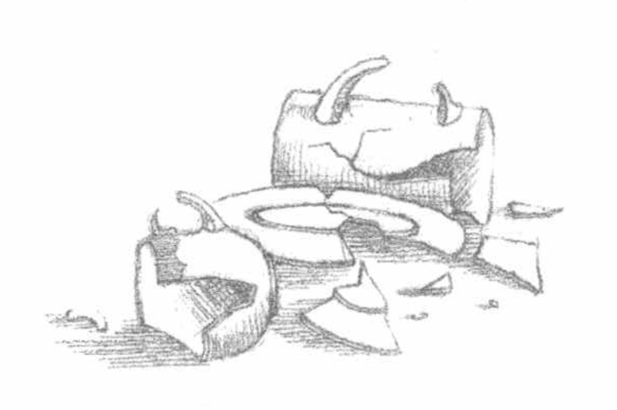


矮，直到使自己恢复到平常的高度。

由于很久没有处于正常高度了，所以开始感觉还是很奇怪，不过几分钟后就习惯了，又像往常一样开始自言自语。“好啦，现在我的计划完成一半了。这些变化叫人多么奇怪，我简直无法知道下一分钟自己会是什么样儿。不管怎样，现在我总算回到自己原来的大小了，下一步就是去那个美丽的花园。我该怎么做呢？”说话间来到了一片开阔地，那里有一栋四英尺高的小房子。“不管谁住在这里，”爱丽丝心想，“我现在这样的个头碰见他们，会把它们魂都吓掉的。”于是，她咬了一点右手上的蘑菇，直到缩小成九英寸高，才敢向那座小房子走去。



第6章
猪娃和胡椒



她在小房跟前站着看了一两分钟，琢磨下一步该做些什么。突然一个穿着制服的仆人（她之所以认为是仆人，因为它穿着仆人的制服，如果仅仅看脸，会把他当成一条鱼的）从树林里跑出来，用手指节使劲儿地敲着门。一个同样穿着制服，长着圆圆的脸庞和青蛙一样大眼睛的仆人开了门。爱丽丝注意到这两个仆人，都戴着涂了脂粉的卷发。她十分好奇，很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从树林里悄悄探出头来偷听。

那位鱼脸仆人从胳膊下拿出一封几乎和自己一般大小的信，把它递给另一个仆人，并用严肃的腔调说："呈给公爵夫人，这是王后邀请她去玩槌球的请柬。"那位蛙



脸仆人改变了一下语序，用同样严肃的强调重复了一遍：“王后的请柬，请公爵夫人去玩槌球。”

然后俩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使得他们的卷发都缠在一起了。

爱丽丝看到这情景，忍不住笑出来，为了怕他们听见，她不得不远远地跑进树林里。等一会儿再出来偷看时，鱼脸仆人已经走了，另一位则坐在门口的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发愣。

爱丽丝怯生生地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敲门也没用，”蛙脸仆人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同你一样都在门外；第二，他们在里面吵吵嚷嚷，根本听不到敲门声。”确实，里面传来的吵闹声可真不小——又是嚎叫，又是打喷嚏，不时还夹杂着打碎东西的声音，好像是盘子或者瓷壶之类的东西。

“那么，请告诉我，”爱丽丝说，“怎么才能进去呢？”

“如果这扇门在你我之间，如果你敲门，可能还有意义，”那仆人根本没有理会爱丽丝，继续自言自语地说，“譬如你在里面敲门，你知道的，我就能让你出来。”他说话时，两眼一直盯着天空，爱丽丝觉得这样很没有礼

貌。“也许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她对自己说，“他的眼睛都快长到头顶上了。然而无论如何，他总可以回答问题的——我怎么才能进去呢？”她提高嗓门，重复地说。



“我打算坐在这里，”那仆人继续说他的，“一直到明天——”

这时候，那个房门开了，一只大盘子朝着仆人的头飞来，掠过他的鼻子，砸在他身后的一棵树上，碎了。

“——或者后天。”仆人继续用同样的口吻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该怎么进去呢？”爱丽丝又问了一遍，嗓门更大了。

“你是一定要进去吗？”蛙脸仆人说，“你瞧，这是

首要问题。”

这话倒不错，不过爱丽丝不喜欢人家对她说话的口气，“真让人受不了，”她嘟囔着，“这些家伙动不动就抬杠。简直叫人发疯！”

那仆人似乎认为是重复自己的话的好机会，不过稍微改变了一点儿说法：“我打算从早到晚坐在这里，坐坐走走，走走坐坐，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

“可是我该干什么呢？”爱丽丝说。

“随你便，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蛙脸仆人说完就吹起口哨来了。

“唉，跟他说话算白费劲儿了！”爱丽丝失望地说，“整个一个白痴！”然后她推开门自己进去了。

大门直通一间大厨房，满屋子都是烟雾腾腾的。公爵夫人坐在房子中间一只三条腿的小凳上，抱着一个小孩。厨娘靠着炉子边上，在一口大锅里搅拌着，锅里好像盛满了汤。

“汤里的胡椒一定是放得太多了！”爱丽丝挺费劲儿地对自己说，不停地打着喷嚏。

空气里的胡椒味确实太浓了，连公爵夫人也不时打

上几个喷嚏。至于那个小孩，不是打喷嚏就是大哭，一刻也不停。厨房里不打喷嚏的只有厨娘和一只大猫，那只猫正趴在炉子旁，咧着大嘴笑哩！

“请问，”爱丽丝有点胆怯地问，因为她还不十分清楚自己应不应该先开口，“为什么你的猫那样咧着嘴笑呢？”

“它是柴郡猫，”公爵夫人说，“所以才会笑。猪！”

最后这个字说得如此凶狠，把爱丽丝吓了一大跳。不过，她马上发现这话是冲着小孩说的，并不针对自己，于是她又鼓起了勇气，继续说：“我还不知道柴郡猫总是这样笑，真的，我压根儿不知道哪儿有猫会这样笑的。”

“它们都会，”公爵夫人说，“起码大多数都会笑的。”

“我连一只都没见过。”爱丽丝非常客气地说，为自己和她挺谈得来感到高兴。

“你太孤陋寡闻了，”公爵夫人说，“这是个事实。”

爱丽丝不喜欢这句话的腔调，心想最好还是换个话题。正想着的时候，厨娘把汤锅从火上端开，随即抄起手边所能够得着的东西砸向公爵夫人和小孩。先是火钩子，然后是平底锅、盆子、盘子，一个个像暴风雨似地

飞来了。公爵夫人毫不理会，甚至打到身上都没有反应。而那小孩本来哭得就很凶，也就看不出这些东西打到了他身上没有。

“喂，当心点！你在干什么？”爱丽丝吓坏了，拼命地喊着，“哎哟，他那小鼻子可完了。”说话间，一只特大号的平底锅紧擦着小孩的鼻子飞过，差点就把他的鼻子削掉了。

“如果每个人都不管别人的闲事，”公爵夫人嘶哑着嗓子嚷着，“地球就会比现在转得快多了。”

“这倒不见得有什么好处，”爱丽丝说，她很高兴有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知识，“想想看，这会给白天和黑夜带来什么影响呢？要知道地球绕轴转一圈要用二十四个钟头。”

“说到斧头，”公爵夫人说，“把她的头砍掉！”

爱丽丝担心地瞧了厨娘一眼，看她有没有听到这个命令，厨娘正忙着搅汤，好像根本没听到，于是爱丽丝又继续说：“我想是二十四个小时，要么是十二个小时，我——”

“唉，别烦我了！”公爵夫人说，“我最受不了数字







了！”说着又去照料孩子去了，嘴里唱着一种催眠曲，唱一句就把孩子猛摇几下：

对你的小孩儿要恶声恶气，
揍他只要他一打喷嚏；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瞎捣蛋，
因为他知道这惹人烦。

合唱
（厨娘和那小孩也加了进来）：
哇喔！哇喔！哇喔！

公爵夫人唱到第二段歌时，把小孩猛烈地扔上扔下，那可怜的小家伙哭得更凶了，以至于爱丽丝几乎都听不清唱词了：

我严厉地对我的小家伙说话，
他一打喷嚏我就揍他；
因为在他愿意的时候，
就可以好好地闻胡椒啦！

合唱

哇喔！哇喔！哇喔！

“过来！你要高兴的话，抱他一会儿！”公爵夫人说完就把小孩扔给爱丽丝，“我要同王后玩槌球去了，得准备一下。”边说边急忙地走出房间。厨娘把一口油锅对着她的脑后扔过去，差一点打着。

爱丽丝很费劲儿地接住那个小孩，这是一个样子奇特的小东西，胳膊和腿向四面八方伸展，“真像只海星”。爱丽丝想着，她接住他时，可怜的小家伙像蒸汽机样地喷气，一会儿蜷曲起来，一会儿又伸开，就这么一直不停地折腾了一两分钟，搞得爱丽丝很费力才勉强把他抓住。

她刚找到一种抱住他的办法时（像打结一样把它缠在一起，然后抓紧他的右耳朵和左脚，就不会再松开了），就把他带到屋子外面的露天地方去了。“如果我不把这小孩带走，”爱丽丝想，“她们一两天就会把他弄死的。把他扔下不管岂不是和杀人一样吗？”最后一句话她说出声来了，那小家伙咕噜了一声作为回答（这会儿他已经不打喷嚏了）。“别咕噜”，爱丽丝说，“这不是好



孩子说话的样子。”

那小孩又咕噜了一声，爱丽丝很着急地看了看他的脸，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他鼻子朝天，根本不像人的鼻子，倒像个猪鼻子；那两只眼睛也太小了，根本不像个孩子眼睛。总之，爱丽丝一点也不喜欢这副模样。“也许是因为他在哭吧，”爱丽丝想。又看了看他的眼睛，瞧瞧有没有眼泪。

没有，并没有眼泪。“如果你变成了一头猪，”爱丽丝严肃地说，“听着，我可就不会理睬你了！”那可怜的小家伙又哭了一声（或者说又咕噜了一声，很难说到底是哪种），然后他们就一声不吭地走了一会儿。

爱丽丝正想着：“把这小家伙带回家里，怎么办才好？”他又大声地咕噜了起来，爱丽丝马上警觉地朝下看了看他的脸。这回不会错了，他不折不扣就是一头猪。她觉得如果再抱着他就太可笑了。

于是，她把那小东西放了下来，看着他一声不吭地跑进树林里去，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如果他长大的话，”爱丽丝自言自语地说，“一定会变成很可怕的样子，不过如果做猪的话，倒是一头漂亮的猪。”然后，她把自

己认识的孩子挨个想了一遍，看看谁变成猪更像样些。她刚想对自己说："只要能知道怎么变化的办法——"忽然，她发现那只柴郡猫正坐在几码远的树枝上，吓了她一跳。



那只猫看见爱丽丝只是咧着嘴笑，"样子看起来还很和气。"爱丽丝想，不过它还是有很长的爪子和那些牙齿，应该对它尊敬点。

"柴郡猫，"她怯生生地说。因为她还不知道它喜欢不喜欢这个名字，然而，它的嘴咧得更大了一些。"哦，它很高兴，"爱丽丝想，然后接着说，"请您告诉我，我应该走哪条路？"

"这要看你想上哪儿去，"猫说。

"去哪里我都不大在乎。"爱丽丝说。

"那你走哪条路都没关系。"猫说。

"只要——我能走到一个地方。"爱丽丝又补充说了一句。

"哦，那当然，"猫说，"只要你走得够远，一定能走到一个地方。"

爱丽丝感到这话毫无反驳的余地，于是就试着换另外一个问题："这周围都住些什么人？"

"那边，"猫说着，把右爪子挥了一圈，"住着个帽匠。那边，"猫又挥动另一个爪子，"住着一只三月兔。你喜欢拜访谁就拜访谁，他们俩都是疯子。"

"我可不想到一群疯子中间去。"爱丽丝回答。

"啊，这可没办法了，"猫说，"这儿全都是疯子，我是疯子，你也是疯子。"

"你怎么知道我疯了？"爱丽丝问。

"肯定是，"猫说，"不然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

爱丽丝想这个理由一点都不充分，不过她还是接着问："你又怎么知道自己是疯子呢？"

“好，首先这样来说，”猫说，“狗不是疯子，这你同意吧？”

“就算是吧！”爱丽丝说。

“好，那么，”猫接着说，“你知道，狗生气时就汪汪叫，高兴时就摇尾巴，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吠，生气时就摇尾巴。所以，我是疯子。”

“你那是喵喵叫，不是狂吠。”爱丽丝说。

“随你怎么说，”猫说，“你今天同王后玩槌球吗？”

“我倒很喜欢玩槌球游戏，”爱丽丝说，“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人邀请我呢！”

“你会在那儿看到我！”猫说完就突然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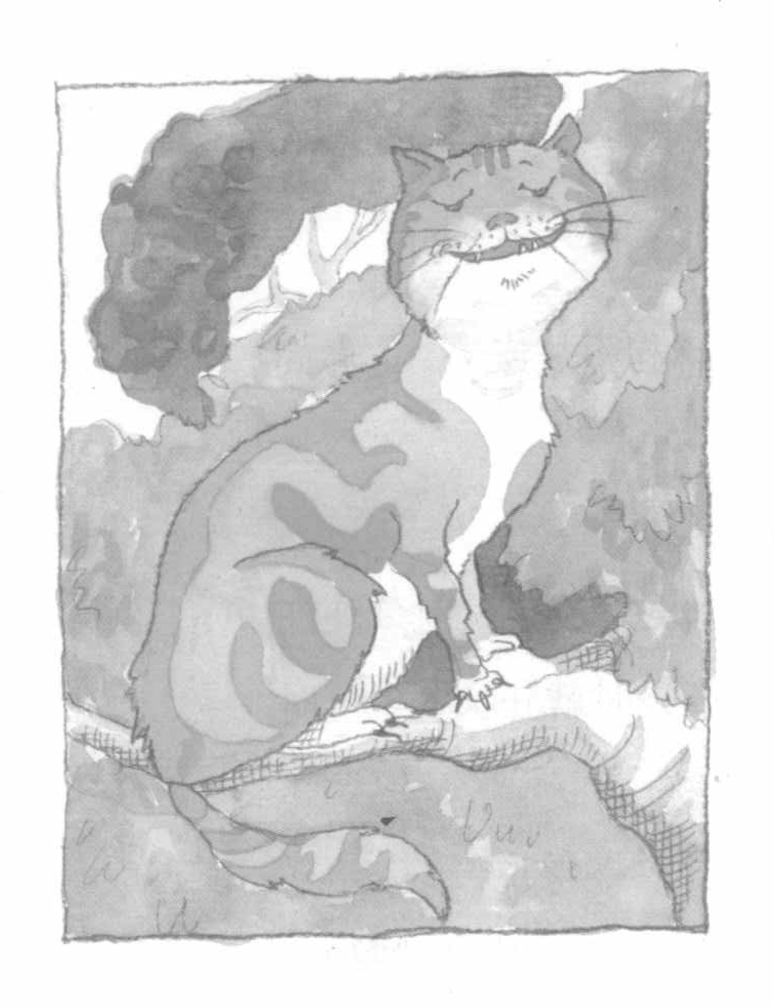
爱丽丝对此并不太惊奇，她已经见怪不怪了。她看了看猫刚才坐过的地方，发现猫又突然出现了。

“顺便问一声，那个小孩变成什么了？”猫说，“我差一点忘了。”

“变成一只猪了。”爱丽丝平静地回答说，就好像猫再次出现是正常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猫说着又消失了。

爱丽丝等了一会儿，希望能再看见它，可是它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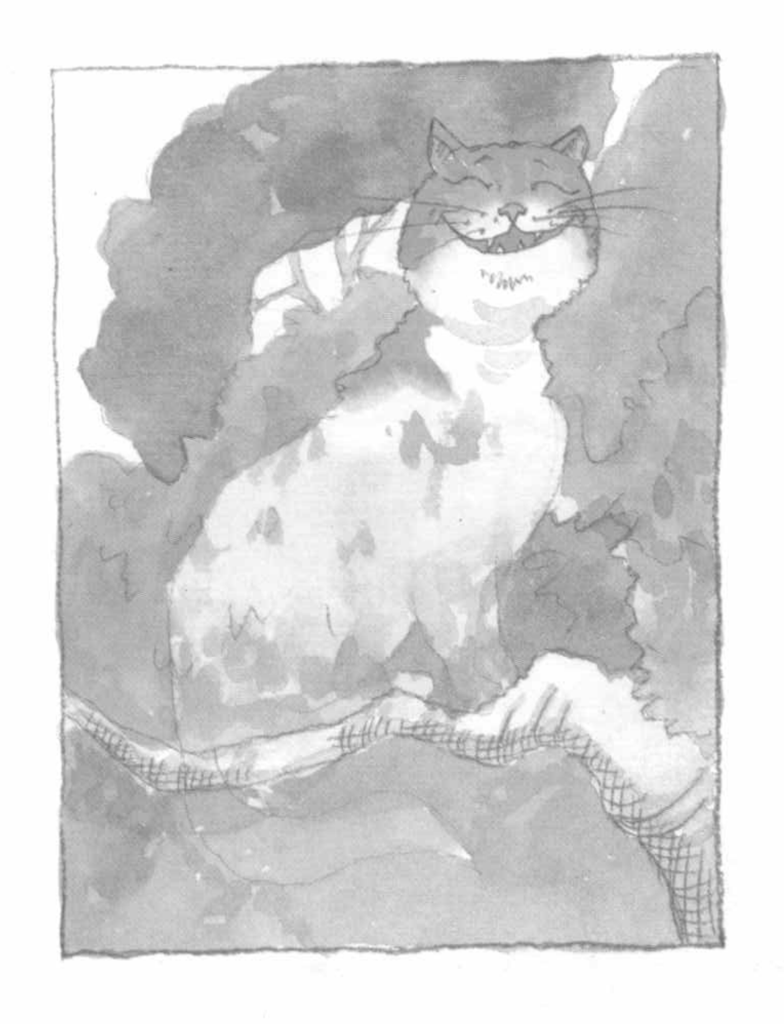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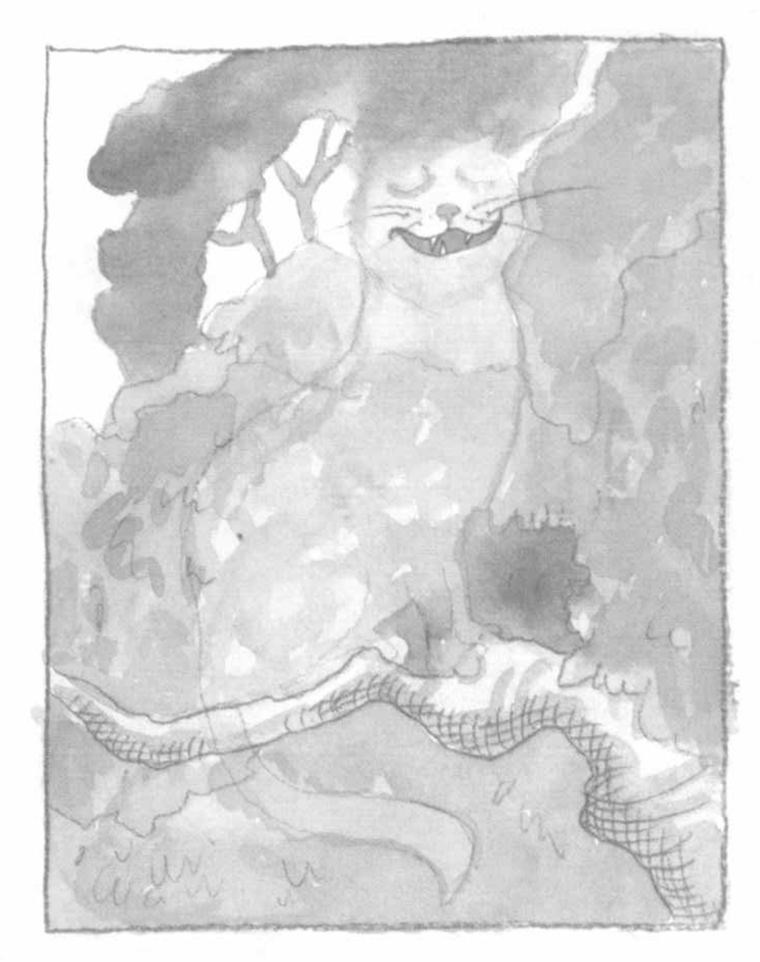


没有出现了。于是，过了一两分钟，她就朝着三月兔住的方向走去。“帽匠嘛，我以前见过的。”她对自己说，“那三月兔一定有趣得多，而且现在是五月，也许它不至于疯得太厉害——至少不会像三月份那么疯吧！”就在说这些话时，眼睛往上一抬，又看见那只猫，它坐在一根树枝上。

“你刚才说的是猪，还是书？”猫问。

“我说的是猪，”爱丽丝回答，“希望你不要老是这么突然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这样把人搞得头都晕了。”

“好的，”猫答应着。这回它消失得非常慢，开始是

尾巴梢，最后是那张咧嘴的笑脸，那个笑脸在身体消失后好久，又停留了好一会儿。

“哎哟，我常常看见没有笑脸的猫，”爱丽丝想，“可是还从没见过没有猫的笑脸呢。这可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事儿了。”

她没走多远，就看见三月兔的房子。她猜想这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了，因为那烟囱像长耳朵，屋顶还铺着兔子毛。房子很大，所以她咬了口左手的蘑菇，使自己长到了二英尺高，才胆怯地走过去，一边对自己说:“要是它疯得厉害，可怎么办才好？我还真不如去看看帽匠呢！”





第7章 疯狂的午茶会

房前有一棵大树，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和帽匠坐在桌旁喝下午茶，一只睡鼠在他们中间睡得正香，那两个家伙拿它当做垫子，把胳膊支在睡鼠身上，而且就在它的头上交谈着。“睡鼠该有多难受啊！”爱丽丝想，“不过它睡着了，可能也就不在乎了。”

桌子很大，但是他们三个却都挤在桌子的一个角上，“没地方啦！没地方啦！”一看到爱丽丝走过来，他们就大声嚷嚷。“地方有的是呢！”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一边在桌子一端的大扶手椅上坐下了。

“来点酒吗？”三月兔殷勤地问。

爱丽丝朝桌上看了一眼，除了茶，什么也没有。“我

可没看见有酒啊！”她回答。

“本来就没有酒嘛！”三月兔说。

“那你说请我喝酒，这算什么事啊？”爱丽丝气愤地说。

“没有人邀请你就坐下来，又算什么事呢？”三月兔回敬了她一句。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桌子，”爱丽丝说，“再说这里可以坐下好多人呢？可不止三个！”

“你的头发该剪了。”帽匠说，他好奇地看了爱丽丝一会儿，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你应该学会不随便评论别人，”爱丽丝板着脸说，“这样有失礼貌。”

帽匠闻言瞪大眼睛，但他只说了句：“为什么乌鸦像一张写字台呢？”

“好了，这回我们可有的玩的了！”爱丽丝想，“很高兴他们给我谜语猜，我一定能猜出来，”她大声说。

“你的意思是你能找到答案吗？”三月兔问。

“没错，正是这样。”爱丽丝说。

“那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三月兔继续说。

“我正是这样做的，”爱丽丝急忙回答，“至少……至少凡是我说的就是我想的——这是一码事，你知道的。”

“根本不是一码事，”帽匠说，“你能说‘凡是我吃的东西我都能看见’和‘凡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能吃’，也算是一回事吗？”

“你能说，”三月兔也掺和了进来，“‘是我的东西我都喜欢’和‘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我的’是一回事吗？”

睡鼠也像在说梦话一样地加入进来“你能说‘我睡觉时总在呼吸’和‘我呼吸时总在睡觉’也是一回事吗？”

“对你倒真是一样的，”帽匠答了一句。说到这里，大家又半天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儿，爱丽丝费劲儿地想着有关乌鸦和写字台的事，可她知道的实在也不多。

还是帽匠先开口：“今天是这个月的几号？”他一面转身问爱丽丝，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不安地看着，还不停地摇晃，放在耳朵旁听听。

爱丽丝想了一想回答：“四号。”

“错了两天！”帽匠叹了口气说，然后又生气地看着三月兔说了一句，“我告诉过你不应该用奶油涂表的零

件。”

“这是最好的奶油了！”三月兔辩白说。

“不错，可是你一定把那些面包屑也弄了进去，”帽匠抱怨着，“你不应该用面包刀涂表油。”

三月兔很沮丧地拿起怀表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到茶杯里泡了一会儿，又拿出来看了看，可是除了一开始说的那句“这是最好的奶油了”，再也说不出别的了。

爱丽丝好奇地从他肩头上看了看。“多么好玩的手表啊，”她说，“只报日期，不报钟点。”

“为什么一定要报钟点呢？”帽匠嘀咕着，“难道你的表能告诉你年份吗？”

“当然不啦，”爱丽丝随口答道，“但那是因为在同一年份里要过很长时间。”

“我的表不报钟点也正是这个原因。”帽匠说。

爱丽丝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帽匠的话听起来似乎毫无意义，但确实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话。“我不太懂你的话，”她很有礼貌地说。

“睡鼠又睡着了，”帽匠说，随后在睡鼠的鼻子上倒了点热茶。



睡鼠不耐烦地晃了晃头，眼睛睁都不睁就说：“就是，就是，我自己正要这么说呢！”

“你猜到那个谜语了吗？”帽匠对爱丽丝说。

“没有，我猜不出来，”爱丽丝回答，“谜底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帽匠说。

“我也是。”三月兔说。

爱丽丝轻轻叹了一声说“我看你该珍惜点时间，像

这样出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了解时间，”帽匠说，“你就不会说它‘浪费’了，而该叫它‘老伙计’了。”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爱丽丝说。

“你当然不懂，”帽匠自鸣得意地晃着头说，“我敢说你从来没有同时间说过话。”

“可能没有，”爱丽丝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可我在学音乐的时候，知道按时间打拍子的。”

“唉，那自然啦！”帽匠说，“你拍它打它，它能高兴吗？你要是和它交情好一点，它会让钟表听你的话，譬如说，现在是早上九点钟，正好是上学的时间，你只要悄悄地对时间说一声，钟点儿就会唰地转到一点半，该吃午饭了！”

“我真巴不得现在就是吃饭的时间。”三月兔小声自语道。

“那真是太棒了！”爱丽丝沉思着说，“可是要是我还不饿呢，该怎么办？”

“也许开始可能不饿，”帽匠说，“但是只要你喜欢，你就能把钟表定在一点半，随你定多久都可以。”

“你就是这么个定法吗？”爱丽斯问道。

帽匠伤心地摇摇头，“我现在可不行了，”他答道，“我与时间在三月份吵了架——就是他发疯前。”他用茶匙指着三月兔，“是在红心王后举行的一次盛大的音乐会上，我演唱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蜻蜓！

你听过这首歌，对吗？”

“我听过类似的歌，”爱丽丝说。

“接着，你瞧，”帽匠继续说，“底下几句是这样唱的：

好像许多小布丁，

挂在天空放光明。

一闪一闪——”

这时，睡鼠把身子抖了一抖，在睡梦中唱道：“闪啊，闪啊，闪啊，闪啊——”唱个不停，直到他们捅了它一下才停止。

“多么野蛮残忍呀！”爱丽丝惊喊起来。

帽匠伤心地接着说，“自从那以后，我怎么求它，它也不肯满足我的要求了，所以现在总是停在六点钟。”

爱丽丝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聪明的想法，于是她问道：“所以这儿就有了这么多茶具，对吗？”

“是的，就是这个缘故，”帽匠叹了口气说，“只有喝茶的时间，根本没有去洗茶具的时间。”

“所以你们就围着桌子打转转，是不是？”爱丽丝问。

“没错，”帽匠说，“茶具用脏了，我们就往下挪。”

“可是你们转回来以后怎么办呢？”爱丽丝追着问。

“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三月兔打着哈欠插嘴说道，“这个我已经听烦了。我提议让小姑娘给咱们讲个故事吧！”

“我怕我一个故事都不会讲，”爱丽丝说，她对这个提议吃惊不小。

“那就让睡鼠讲一个！”三月兔和帽匠一齐喊道，“醒醒，睡鼠！”他们说着便从两边一起捅它。

睡鼠慢慢睁开眼睛，嘶哑着嗓子说：“我又没睡着，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着呢。”

“给我们讲个故事！”三月兔说。

“就是，请讲一个吧！”爱丽丝恳求道。

“快点讲，要不然你又睡着了，”帽匠加上一句。

“从前有三个小姐妹，”睡鼠急急忙忙地讲了起来，“她们的名字是：埃尔西、莱斯、蒂尔莉，她们住在一口井下……”

“她们靠吃什么来维持生活呢？”爱丽丝对吃喝问题总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她们吃糖浆。”睡鼠想了一两分钟说道。

“这怎么可能呢，总是吃糖浆，她们都会生病的。”爱丽丝轻声地说。

“正是这样，她们都病了，而且病得非常厉害，”睡鼠说。

爱丽丝努力地想像这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子，可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又接着问：“她们干嘛要住在井底下呢？”

“再多喝一点茶吧！”三月兔诚恳地对爱丽丝说。

“我还一点都没喝过呢？怎么能说再多喝一点儿呢！”爱丽丝挺不高兴地回答。

“我想你想说的是你不能再少喝了，”帽匠说，“比没有喝再多喝一点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又没人问你！”爱丽丝说。

“你刚才说我批评人失礼了，现在谁在那里说人家了？”帽匠得意洋洋地说。

这回爱丽丝真是无言以对了，只得自己倒了点茶，拿了点奶油面包，然后转向睡鼠，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她们干嘛要住在井底下呢？”

睡鼠又想了一两分钟说：“因为那是一个糖浆井。”

“糖浆井，肯定没有这样的井！”爱丽丝较起真来。帽匠和三月兔发出“嘘、嘘……”的声音，睡鼠也快

怏不乐地说:“要是你这样不讲礼貌,那么最好你自己来把故事讲完吧!”

“不,求你接着讲吧!”爱丽丝低声恳求说,“我再也不打岔了,我想也许有那样的一口井吧!”

“哼,当然有!”睡鼠煞有介事地又往下讲了,“于是,这三个小姐妹学着去画画。”

“她们画什么呢?”爱丽丝忘了自己的保证,又开口问了。

“糖浆。”睡鼠这次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想要只干净的茶杯,”帽匠插嘴说,“咱们全都挪动一下位子吧!”

说着他就挪了一个地方,睡鼠紧随其后,三月兔就挪到了睡鼠的位子上,爱丽丝也只好很不情愿地坐到了三月兔的位子上。这次挪动惟一得到好处的是帽匠,爱丽丝的位子比以前差多了,因为三月兔刚才把牛奶瓶打翻在他的盘子上了。

爱丽丝不想再得罪睡鼠,所以非常小心地问道:“不过我还是不懂,她们是从哪里把糖浆取出来的呢?”

“你能够从水井里吸水,”帽匠说,“也应该会从糖浆

井里吸糖浆了，对不，傻瓜？”

“可是她们自己是住在井里呀！”爱丽丝对睡鼠说，根本没有理睬最后一句话。

“当然她们是在井里啦，”睡鼠说，“而且还在很里面呢。”

这个回答实在把可怜的爱丽丝弄糊涂了，她呆呆地让睡鼠一直讲下去，没有打断他。

“她们学画画，”睡鼠接着说，一边打了个哈欠，又揉揉眼睛，已经非常困了，“她们什么东西都画，每件东西都是用‘老’字开头的。”

“为什么用‘老’字开头呢？”爱丽丝问。

“为什么不能呢？”三月兔说。

爱丽丝不吭声了。这时候，睡鼠已经闭上了眼，打起盹来了，但是被帽匠拧了一下，尖叫一声又醒过来了，于是接着讲，“用‘老’字开头的东西，例如老鼠笼子，老头儿，还有老多。你常说老多东西，可是你怎么画出这个‘老多’来？”

“你问我吗？”爱丽丝难住了，说，“我还没想……”

“既然还没想，那你就不该说话！”帽匠说。

这句粗暴无礼的话使爱丽丝无法忍受了，于是她愤愤地站起来走了，睡鼠也立即睡着了。那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在意爱丽丝是否走掉。她还回头看了一两次，希望他们能够挽留自己。她最后看他们时，他们正想法把睡鼠塞进茶壶里去。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去那里了，”爱丽丝一边在树林中找路，一边说，“这是我一辈子见过的最愚蠢的茶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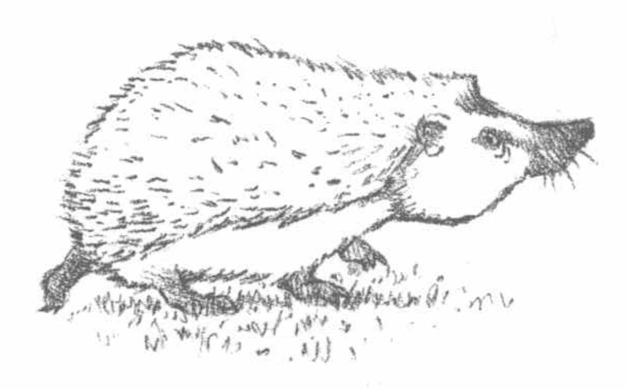
就在她叨叨咕咕的时候，她发现一棵树上有一扇门开着，可以走到树里去。“这可真奇怪！”她想，“不过今天的件件事都很奇怪，索性进去看看吧。”于是她就走了进去。

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那个长长的大厅里了，就站在那个小玻璃桌子旁边。“哈，这回我可不能搞砸了！”说完就拿起了那个小金钥匙，打开了花园的门，然后轻轻地咬了一口蘑菇（她还留了一小块在口袋里呢），直到变成了大约一英尺高，走过那条小走廊。然后呢，她就发现自己终于进入了美丽的花园，走在漂亮的花坛和清凉的喷泉中间了。





第8章 王后的槌球场



靠近花园的入口长着一棵大玫瑰树，树上的花是白色的，但是却有三个园丁正忙着把白花染红。爱丽丝觉得这事太奇怪了，想走过去看看。就在她走近他们时，听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小心点，黑桃五！别把颜料溅了我一身。”

“我也没办法，”黑桃五显得有些不高兴，“是黑桃七碰了我的胳膊。”听了这话，黑桃七抬起头说:“得啦！黑桃五，你总是把错推到别人身上。”“你最好少说为妙，”黑桃五说，“昨天我还听见王后说，该把你的头砍掉了！”

“为什么？”起先说话的黑桃问道。



“这不关你的事，黑桃二！”黑桃七说。

“不，当然与他有关！”黑桃五说，“让我来告诉他——这是由于你错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给了厨师！”

黑桃七把手上的刷子往下一扔说，“你瞧，天下最不公平的事……”他突然看到了爱丽丝，爱丽丝正站着那里注视他们呢！于是他马上住口了，其余的人也回过头，他们都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爱丽丝好奇而胆怯地问道，“为什么要染红玫瑰花呢？”

黑桃五和黑桃七都不吭声，望着黑桃二。黑桃二悄悄地说：“嘿，小姐，你瞧，这里应该种红玫瑰的，结果我们错种了白玫瑰，要是王后发现了，我们全都得杀头。

所以，小姐你看，我们正在拼命地干，想在王后驾临前，把……”就在此时，一直在焦虑不安地张望的黑桃五，突然喊道“王后！王后！”这三个园丁立即脸朝地趴下了。

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爱丽丝张望着，盼望能看见王后。

最先来的是十个手拿狼牙棒的士兵，他们全和那三个园丁一模一样，长得像长方形的平板，手和脚长在板的四角上。后面跟着十名侍臣，他们全身上下都用钻石装饰着，像那些士兵一样，列队行进。侍臣的后面是王室的孩子们，有十几个，一对对手拉着手，蹦蹦跳跳，欢欢喜喜地跑过来，他们全部都装饰着红心（红心和侍臣的钻石，士兵的狼牙棒，是纸牌中的三种花色。即：红桃、方块、草花，英文原意为红心、钻石、棒子）。后面走来的是宾客，大多数宾客也是国王和王后。在那些宾客中，爱丽丝认出了那只白兔，它正说着话，一副兴奋的样子，对别人说的话都点头微笑，走过去时并没注意到爱丽丝。接着，就是个红心杰克，双手捧着放在紫红色天鹅绒垫子上的王冠。这庞大的队伍的最后，才是红心国王和王后。





爱丽丝不知道该不该像那三个园丁那样，脸朝地趴下，她根本不记得王室行列经过时，还有这么一条规矩。“再说，”她寻思着，“人们都脸朝下趴着，看不到列队，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想着，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着瞧。

队伍走到爱丽丝面前时，全都停下来看着她。王后威严地问：“这是谁？”这话是对红心杰克说的，可他只以鞠躬和微笑作为回答。

“白痴！”王后不耐烦地摇摇头说，然后转向爱丽丝，“你叫什么名字？孩子？”

“我叫爱丽丝，陛下，”爱丽丝非常有礼貌地回答，但是自己又冲自己嘀咕了几句，“哼！归根结底，他们只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用不着怕他们！”

“这几个又是谁？”皇后指着三个趴在玫瑰树周围的园丁。他们围着一棵树趴着，背上的图案同这副扑克牌的其他张一样，根本分不出他们是园丁、士兵、侍臣，还是她自己的三个孩子。

“我怎么知道？这又不关我的事！”爱丽丝回答说，对自己的勇气也感到很惊奇。





王后的脸一下子气得通红，像野兽似的瞪了爱丽丝几眼，然后尖声叫道：“砍掉她的头！砍掉……”

“胡说！”爱丽丝果敢而镇定地说。那王后就不做声了。

国王用手拉了一下王后的胳膊，小声地说：“冷静点，亲爱的，她只不过是个孩子！”

王后生气地从国王身边走开了，并对杰克说“把他们翻过来。”

杰克小心翼翼地用脚把他们三个翻了过来。

“起来！”王后尖声叫道。那三个园丁赶紧爬起来，开始向国王、王后、王室的孩子们以及每个人一一鞠躬。

“好了，停下来！”王后尖叫着，“把我的头都弄晕了！”她转身向着那株玫瑰继续问，“你们在干什么？”

“陛下，愿您开恩，”黑桃二单腿跪地，语调十分谦恭，“我们正想……”

“我明白了！砍掉他们的头！”王后细看了那些玫瑰花。队伍又继续前进，留下三个士兵行刑。三个倒霉的园丁急忙跑向爱丽丝，请求她的保护。

“你们不会被砍头的！”爱丽丝边说，边把他们藏进放在旁边的一个大花盆里。三个士兵四处寻找，找了几分钟依然没有找到，然后就追赶自己的队伍了。

“把他们的头砍掉了吗？”王后怒吼道。

“他们的头已经掉了，陛下！”士兵高声回答，

“好极了！”王后说，“你会玩槌球吗？”

士兵们都不吭声，看着爱丽丝，这个问题显然是问她的。

“会！”爱丽丝大声回答。

“那么就过来！”王后又吼道。于是爱丽丝也加入了队伍中，她心里盘算着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今天……今天天气真好呵！”爱丽丝身旁一个怯怯的声音在说话。原来她正巧走在白兔的旁边，而白兔正惴惴不安地偷看她的脸色。

“好天气！”爱丽丝说，“公爵夫人呢？”

“嘘！嘘！”兔子急忙低声制止她，边说边回头向王后望了望，然后踮起脚尖，把嘴凑到爱丽丝的耳边，悄悄地说：“她被判处了死刑。”

“为什么？”爱丽丝问。

“你是说真可怜吗？”兔子问。

“不，不是，”爱丽丝回答说，“我没想可怜不可怜的问题，我是在问为什么？”

“她打了王后一耳光……”兔子说。爱丽丝笑出声来了。“嘘！”兔子害怕地低声说，“王后会听到的！你知







道，公爵夫人来晚了，王后就说……”

“各就各位！”王后雷鸣般地喊了一声，他们就东窜西跑地找地方，撞来撞去的，闹了一两分钟，总算定了下来，比赛开始了。

爱丽丝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奇怪的槌球比赛。球场上到处都是沟沟坎坎，用的槌球是些活刺猬，槌球棒则用的是活红鹤，士兵们手脚着地当球门。

爱丽丝最困难的是摆弄那红鹤，后来总算把红鹤的身子舒服地夹在胳膊底下，让它的腿垂在下面。可是，当她好不容易把红鹤的脖子弄直，准备用它的头去打那个刺猬时，红鹤却把脖子扭上来，用奇怪的表情看着爱丽丝的脸，惹得爱丽丝大声笑起来。她只得把红鹤的头再按下去，当她准备再一次打球的时候，恼火地发现刺猬已经展开了身子爬走了。而且，爱丽丝发现把刺猬球打过去的路上总有一些土坎或小沟，躬腰做球门的士兵常常站起来走到球场的其它地方去。爱丽丝不久就得出一个结论：这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游戏。

那些打球的人也不论次序，大家同时乱打，不是互相骂，就是抢刺猬。没多久，王后就大发雷霆，跺着脚



走来走去，大喊："砍掉他的头！""砍掉她的头！"几乎一分钟就要叫喊一次。

爱丽丝也十分担心，虽然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同王后发生争吵，可是她知道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如果吵架的话，"她寻思着，"我会怎么样呢？这儿的人太喜欢砍头了！可是很奇怪，到现在还有人活着。"

于是，爱丽丝想寻找一条逃走的路，琢磨着如何不被人发现地脱身。这时，她注意到天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起初她惊奇极了，看了一两分钟后，才发现是一个笑容，于是就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柴郡猫，现在我可有人说话了。"

"你好吗？"柴郡猫一露出能说话的嘴就问。

爱丽丝一直等到它的眼睛出现了，才点点头。"现在跟它说话没用处，"她想，"要等它的两只耳朵也出来了才行，至少出来一只再说话。"又过了一两分钟，整个脑袋都出现了，爱丽丝才放下红鹤，讲起这场槌球比赛的情况。能有个听众她非常高兴。那只猫似乎认为露出的部分已经够了，也就没有再显露出整个身子。

"我觉得他们玩得一点也不公平，"爱丽丝抱怨地



说，“他们老是吵嘴，弄得人连自己说的话都听不清了……而且他们好像没有一定的规则，就算有了，恐怕也没人遵守的……还有，你简直无法想像，样样东西都是活的，真麻烦！譬如说，我马上就要把球打进球门，而那个球门却散步去了；我正要用自己的球碰王后的刺猬球，哼，它一见我的球来撒腿就跑掉啦！”



“你喜欢王后吗？”猫低声问道。

“一点都不喜欢，”爱丽丝说，“她非常……”刚说到这里，她忽然发觉王后就在她身后听着呢？于是马上改口说：“非常会玩

球，所以我觉得不值得再同她比下去了，因为结果总是输的。”

王后微笑着走开了。

“你在跟谁说话？”国王走到爱丽丝面前，非常好奇地看着那个猫头。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柴郡猫。”爱丽丝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它的样子，不过，要是它愿意，可以吻我的手背。”国王说。

“我可不愿意。”猫回答。

“不得无礼！”国王说，“别这样看着我！”他边说边躲到爱丽丝的身后。

“猫是可以看国王的，我在哪本书上读过这句话，可不记得是在哪本书上了，”爱丽丝说。

“喂，得把这只猫弄走！”国王坚决地说，他叫住正好经过的王后，“亲爱的，希望你能把这只猫弄走。”

王后解决大小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砍掉它的头！”她看也没看就说。

“我亲自去找刽子手。”国王很殷勤地说着，匆匆忙

忙地走了。

爱丽丝想：还是回去看看游戏进行得怎么样了。她听到王后在远处尖声吼叫着——她已经听到王后宣判了三个错过自己场次的球员死刑了。爱丽丝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场面，整个比赛乱糟糟的，弄得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什么时候不轮到自己。于是她就找她的刺猬球去了。

她的刺猬正同另一只刺猬揪在一起打架，爱丽丝看出这是用一只刺猬球去打中另一个刺猬球的好机会，可是她的红鹤又跑到花园的那边去了，正想往树上飞，却又飞不上去。

等她抓住红鹤回来，那两只刺猬却又都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想："这没多大关系，反正这边的球门也都跑了，就是有球也没有用。"为了不让红鹤逃跑，爱丽丝把它夹在胳膊下，然后回到朋友那里聊天去了。

爱丽丝回到柴郡猫那儿时，惊讶地发现一大群人围着它，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他们同时讲着话，其余人都默不作声，看上去十分不安。

爱丽丝一出现，那三个人就立即请她作裁判来解决

问题，他们争先恐后地同时向她重复自己的理由，但爱丽丝却很难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剑子手的理由是：除非有身子，不然你就没法砍头，他说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这辈子也不打算做这样的事了。

国王的理由是：只要有头，就能砍，你刽子手执行就行了，少说废话。

王后的理由是：谁不立即执行她的命令，她就要把每个人的头都砍掉，周围的人的头也都砍掉（正是她最后这句话，使这些人都怕得要命）。

爱丽丝想不出别的话来，只好说“这猫是公爵夫人的，你们最好去问问她的意见。”

“她在监狱里，”王后对刽子手说，“把她带过来！”剑子手像箭似的跑了。

他刚走开，猫头就开始消失，等刽子手带着公爵夫人回来时，猫头彻底不见了。国王和刽子手就发疯似地跑来跑去到处找，而其他人又回去玩槌球比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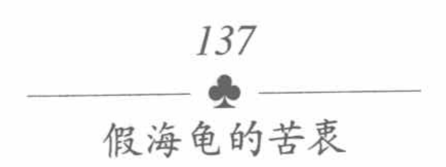


第9章 假海龟的苦衷

“你想像不到我再见到你有多么高兴！亲爱的老朋友！”公爵夫人边说边亲切地挽着爱丽丝的胳膊，一起向前走。

爱丽丝见公爵夫人有这么好的心情非常高兴，想到上一次在厨房里见面时，公爵夫人那么凶狠，也许是受胡椒刺激的缘故吧！

爱丽丝自言自语道（虽然口气上没有太大的把握）：“要是我做了公爵夫人，我绝对不让厨房有一点儿胡椒味，没有胡椒，汤也一样可以做得非常好喝的……相反，有时候胡椒也弄得人们脾气暴躁。”她对自己的这个新发现感到十分兴奋，于是就接着说“是醋弄得人心酸溜溜的，而春黄菊把人们弄得那么满腹牢骚，……只有吃了



麦芽糖这类东西，孩子们才变得又乖又甜。真希望人们懂得这些，那么他们就不会吝啬给孩子糖吃了。你知道……”

想得如此出神，爱丽丝已经完全忘记了公爵夫人，听到她在自己耳边说话时，她倒吃了一惊。

“亲爱的，你在想心事吗？都忘了聊天了，眼下我还没法告诉你这件事的教训是什么，不过一会儿我就会想出来的。”公爵夫人说。

“或许其中没什么教训。”爱丽丝大胆地发表意见说。

“得，得，小孩子瞎说，”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引出经验教训的，只要你能够发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身体紧紧地靠着爱丽丝。

爱丽丝可不喜欢挨她那么近，首先，公爵夫人长得非常难看；其次，她的高矮使得下巴正好搁在爱丽丝的肩膀上，弄得她的骨头疼痛难忍。然而，爱丽丝不愿意显得太粗暴，只得尽可能地忍着。

“现在比赛玩得顺手些了，”爱丽丝没话找话地说。



“是啊，”公爵夫人答道，“由此可见这件事的教训是……‘啊，是爱，是爱的功劳啊！’”

“有人说，”爱丽丝小声说，“这是由于人们的自私自利。”

“哦，是啊！意思都一样，”公爵夫人边说，边使劲儿把尖下巴往爱丽丝的肩上压了压，“这个教训是：‘只要保持理智，说话就会谨慎。’”

“她真是喜欢从事情中寻找教训啊！”爱丽丝想。

“我猜想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不搂你的腰，”停了一会后公爵夫人说，“因为我对你的红鹤还摸不透。我来试一试行吗？”

“它会咬人的。”爱丽丝小心地回答，一点也不想让她试。

“没错，”公爵夫人说，“红鹤和芥末一样，都会咬人的，这个教训是：‘物以类聚。’”

“可是芥末不是鸟，”爱丽丝说。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公爵夫人说。

“我想那是一种矿物吧？”爱丽丝说。

“当然是啦！”公爵夫人说，似乎对爱丽丝所说的每

句话都表示赞同，“附近就有一个大芥末矿，这个教训是：‘我的东西越多，你的东西就越少。’”

“哦，我知道了！”爱丽丝大声喊道，并没注意她最后一句，“芥末是一种植物，样子看起来不像，不过就是植物。”

“你的看法不错，”公爵夫人说，“这里面的教训是：‘你看像什么就是什么’……或者，你可以把话说得简单点……‘永远不要把自己想像成和别人心目中的你不一样，因为你曾经或可能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能把您的话写下来，我想我会更容易理解一些，”爱丽丝很有礼貌地说，“现在我有些跟不上趟。”

“这算得了什么？要是我高兴，还能说得更长……”公爵夫人得意地说。

“哦，请不必费神了。”爱丽丝说道。

“谈不上费神，”公爵夫人说，“刚才所说的每句话，都是送给你的礼物。”

“这样的礼物可真省钱，”爱丽丝想，“幸亏人家不是这么送生日礼物的。”不过她没敢大声说出来。

“又在想什么啦？”公爵夫人问道，说着又拿她的尖下巴紧紧地顶了一下爱丽丝。

“我有思考的权利，”爱丽丝尖声回答道，她觉得有点不耐烦了。

“是的，”公爵夫人说道，“正像猪有飞的权利一样。这里的教……”

令爱丽丝大吃一惊的是，说到这儿公爵夫人声音突然消失了，甚至连她最爱说的“教训”也没说完。那只挽着爱丽丝的胳膊也哆嗦起来了。爱丽丝抬头望去，发现王后就站在她们面前，交叉着胳膊，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色一样。

“今天天气真好，陛下。”公爵夫人低声下气地说。

“现在，我警告你！”王后跺着脚嚷道，“要么滚开，要么把头砍下来，立刻选一样，马上就选。”

公爵夫人选择了离开，并且马上就走掉了。

“咱们还是去玩槌球吧！”王后对爱丽丝说。爱丽丝吓得不敢吭气，只有慢慢地跟着她回到槌球场。

其他的客人趁王后不在，都跑到树阴下乘凉去了。他们一看到王后走过来，就立刻跳起来跑去玩槌球。王



后仅仅说了一句，谁要是耽误一秒钟，就要他们的命。

整个槌球比赛，王后一刻不停地同别人争吵，大声嚷着“砍掉他的头！”“砍掉她的头！”那些被宣判的人，立刻就被士兵监禁起来，而那些执行命令的士兵也不能再回来做球门了。因此，过了约莫半个小时，球场上已经没有一个球门了。除了国王、王后和爱丽丝，所有参加槌球游戏的人，都被判了死罪监禁起来了。

这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王后停了下来，对爱丽丝说：“你看见过假海龟吗？”

“没有，”爱丽丝说，“我连假海龟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

“不是有假海龟汤吗？”王后说，“那么当然就有假海龟了。”

“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东西。”爱丽丝说。

“那么就跟我来吧，”王后说，“他会给你讲自己的故事的。”

当她们一起走开的时候，爱丽丝听到国王小声地对大家说：“你们都被赦免了。”爱丽丝想：“这倒是个好事。”王后下令处死那么多人，让她心里很难过。



不久，她们就碰见了一只狮身鹰面兽，正晒着太阳睡觉呢（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狮身鹰面兽，请看图）。

“起来，懒东西！”王后说，“带这位小姐去看假海龟，听他讲故事。我得回去检查我的死刑命令执行得怎样了。”说罢就走了，留下爱丽丝独自和狮身鹰面兽在一起。爱丽丝可不大喜欢这个家伙的模样，但是比较起来，与其同那个野蛮的王后在一起，还不如跟它在一起更安全，所以，她就留下来等着。

狮身鹰面兽坐起来，揉揉眼，看着王后远远走去了，笑了起来，一半对着自己，一半冲着爱丽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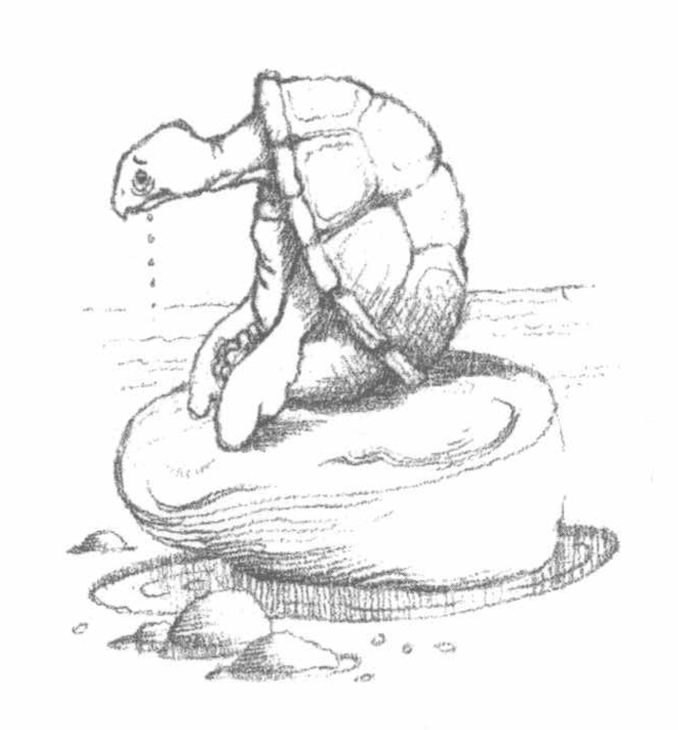
“你笑什么？”爱丽丝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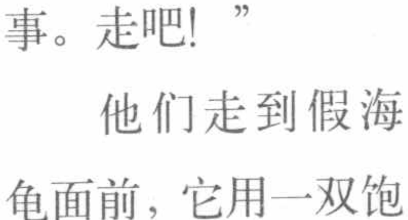
“她呀，”狮身鹰面兽说，“这全是她的想像，事实上，她们从来没有砍掉过别人的头。咱们走吧！”

爱丽丝跟在后面走，心想“这儿谁都对我说‘走吧’‘走吧’，我从来没有叫人这么支使过来，支使过去的。从来没有！”

走了不远，他们就远远看见了那只假海龟，正孤独而悲伤地坐在一块小岩石上，再走近一点，爱丽丝能听见它的叹息声，好像它的心都要碎了，她打心眼里同情

它。“什么事让它如此伤心呢？”她这样问狮身鹰面兽。狮身鹰面兽的回答和刚才差不多：“这全是它的想像，事实上，它根本没有什么伤心事。走吧！”





他们走到假海龟面前，它用一双饱含着眼泪的大眼睛望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讲。

“这位年轻小姐想了解一下你的经历，”狮身鹰面兽对假海龟说，“真的想知道。”

“我来告诉她，”假海龟语调深沉地说，“你们俩都坐下，在我讲的时候别作声。”

于是他们坐了下来。有几分钟大家谁都没有说话。爱丽丝心里暗想：“要是它不起个头，怎么能讲完。”但是她还是很耐心地等待着。

“从前，”假海龟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开口了，“我

曾经是只真正的海龟。”

这句话之后，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狮身鹰面兽偶尔叫一声:“啊，哈！”以及假海龟发出的沉重的抽泣声。爱丽丝几乎都想站起来说:“谢谢你，先生，谢谢你讲的有趣的故事。”但是，她觉得还应该有下文，所以，仍然一声不吭静静地坐着。

等了一会，假海龟终于又开口了，它平静了许多，有时候抽泣一声，“我们小的时候，都到海里去上学。校长是一只老海龟……我们都叫它陆地龟。”

“既然它不是陆地龟，那为什么要这样叫它呢？”爱丽丝问。

“我们叫它陆地龟，因为它给我们上课呀，”假海龟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笨呀！”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真不害臊，”狮身鹰面兽说。说着俩人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可怜的爱丽丝，看得她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最后，还是狮身鹰面兽对假海龟说:“说下去，老伙计，别整天整夜地想了。”

“是的，我们到海里去上学，虽然你也许不相信……”

“我可没说过我不相信。”爱丽丝插嘴说。

“你说过！”假海龟说。

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分辩，狮身鹰面兽就喝了声：“住口！”假海龟又接着讲下去：“我们受的是最好的教育……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上学。”

“我也是天天都上学，”爱丽丝说，“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你们也有副课吗？”假海龟有点不安地问道。

“当然啦，”爱丽丝说，“我们学法文和音乐。”

“也有洗衣课吗？”假海龟问道。

“当然没有。”爱丽丝生气地回答。

“啊，那就算不上一所真正的学校，”假海龟松了一口气，“我们学校的课程表的最后一项都是副课：法文、音乐、洗衣。”

“你们都住在海底，应该用不着洗多少衣裳吧！”爱丽丝说。

“我实在上不起这种课，”假海龟叹息了一声说，“我只上正课。”

“都是些什么呢？”爱丽丝问道。

“一开始当然是蹒跚学步和蠕动了，”假海龟答道，“然后就学习各种运算方法——‘夹法’、‘钳法’、‘沉法’和‘丑法’。”

“我从来没听说过‘丑法’，”爱丽丝壮着胆子问，“那是什么？”

狮身鹰面兽举起了两只爪子惊奇地说：“你没听说过丑法！我想，你总知道什么叫美法吧！”

爱丽丝拿不准地说“是的，那是……让什么……东西……变得好看些的方法。”

“好，那么，”狮身鹰面兽接着说，“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丑法，一定是个傻瓜。”

爱丽丝不敢再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了，于是她转向假海龟问道：“你还学了些什么？”

“我们还学历史，”假海龟扳着手指头说，“历史有上古历史和中古历史，近代历史，还要学地理，学绘画。我们的绘画老师是一条老鳗鱼，一星期来一次，教我们水彩画和素描画。”

“那是什么样子的呢？”爱丽丝问道。

“可惜我没法做给你看，我的身体太僵硬了，而狮身

鹰面兽又从来没学过。”假海龟说。

“是因为我没时间！”狮身鹰面兽说，“不过我听过外语老师的课，它是一只老螃蟹，是一只真螃蟹。”

“我从来没听过它的课，”假海龟叹息着说，“人家总说它教的是拉丁和希腊语。”

“正是这么回事，正是这么回事，”狮身鹰面兽也叹了口气，于是两个家伙都用爪子掩住了脸。

“一天上多少课？”爱丽丝连忙换了个话题。

“第一天十小时，第二天九小时，依此类推下去。”假海龟回答道。

“多奇怪的法子呀！”爱丽丝叫道。

“所以人们才说上‘多少课’，”假海龟解释说，“‘多少课’就是先多后少的意思。”

对爱丽丝来说这可真是个新鲜说法，她想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道：“那么第十一天就该放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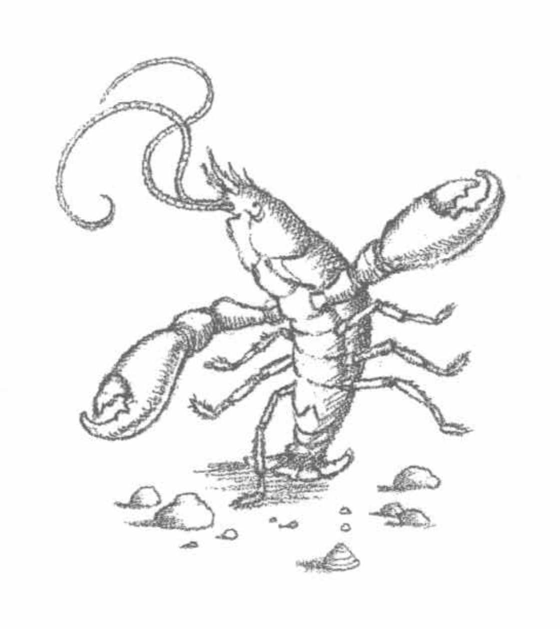
“那当然啦！”假海龟说。

“那么第十二天怎么安排呢？”爱丽丝追着问道。

“上课的问题谈够了，”狮身鹰面兽口气坚决地插话说，“给她讲点关于游戏的事吧！”



第10章 龙虾方阵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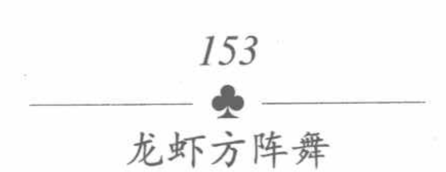


假海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望着爱丽丝想说话，可是有好一阵子泣不成声。

“好像嗓子里卡了根骨头，”狮身鹰面兽说。于是就又是摇晃又是拍它的背。后来假海龟终于开口说话了，它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

“你大概没在海底下长时间住过。”（“没有住过，”爱丽丝说。）“……你大概从来没见过龙虾吧！”（爱丽丝刚想说“我吃过……”，但又立即忍住了，改口说“从来没有”），“……所以你根本也想像不出龙虾方阵舞多么有趣。”

“是吗？”爱丽丝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舞呀？”



狮身鹰面兽说："大家先是在岸边站成一排……"

"两排！"假海龟嚷道，"有海豹、乌龟和大马哈鱼，统一排好队。然后就把所有的水母都清理干净……"

"这可要费好一阵工夫呢！"狮身鹰面兽插嘴说。

"然后，向前进两步……"假海龟接着说。

"每个都有一只龙虾作舞伴！"狮身鹰面兽又嚷道。

"当然啦，"假海龟说道，"向前上两步，找好舞伴……"

"再交换舞伴，向后退两步，"狮身鹰面兽接着说。

假海龟说："然后，你就把龙虾……"

"扔出去！"狮身鹰面兽蹦起来嚷道。

"尽你的力把它远远地扔到海里去。"

"再游过去把它们追回来，"狮身鹰面兽尖声叫道。

"在海里翻一个筋斗！"假海龟边叫着边像发疯似地跳来跳去。

"再交换一次舞伴！"狮身鹰面兽尖着嗓门嚷叫道。

"再回到陆地上，再……这是舞蹈的第一节，"假海龟说着说着，音调突然降了下来。这两个刚才像疯子似的跳来跳去的家伙，非常安静而又悲伤地坐下来，瞧着



爱丽丝。

“那一定是挺好看的舞蹈，”爱丽丝胆怯地说。

“你想看看吗？”假海龟问。

“是的，很想看。”爱丽丝说。

“来，那咱们来跳第一节吧，”假海龟对狮身鹰面兽



说，“你看，就是没有龙虾，我们也能跳。不过谁来唱呢？”

“啊，你来唱吧，”狮身鹰面兽说，“我把歌词忘记了。”

于是，他们庄严地围着爱丽丝一本正经地跳起舞来，一面跳，一边用前爪打着拍子。时不时跳到爱丽丝跟前，踩着了爱丽丝的脚。假海龟缓慢而悲伤地唱道：

“鳕鱼对蜗牛说：
‘你不能走得快点吗？
一只海豚正跟在我们后面，
它常常踩着我的尾巴。
你瞧龙虾和乌龟多么匆忙，
海滩舞会马上开始啦！
你愿意去跳舞吗？
你愿去，你要去，你愿去，你要去，
你愿去跳舞吗？
你愿去，你要去，你愿去，你要去，

你要去跳舞吗？’

‘你真不知道那有多么好玩，

我们和龙虾一道被扔得老远。’

‘太远啦，太远啦，’蜗牛斜了一眼回答。

它说谢谢鳕鱼，

但它不愿把舞会参加。

它不愿，它不能，它不愿，它不能，

它不愿把舞会参加。

它不愿，它不能，它不愿，它不能，

它不能把舞会参加。

它的有鳞的朋友回答：

‘扔得远又有什么相干？

你要知道，在大海那边，

还有另一个海岸。

如果你更远地离开英格兰，

就会更加接近法兰西。

亲爱的蜗牛，不要害怕，

赶快去把舞会参加。

你可愿，你可要，你可愿，你可要，

你可愿把舞会参加?
你可愿，你可要，你可愿，你可要，
你可要把舞会参加？’”

“谢谢你们，这舞真有趣，”爱丽丝说，她很高兴舞蹈终于结束了，“尤其是那首奇妙的关于鳕鱼的歌真好玩。”

假海龟说:“哦，说到鳕鱼，它们……你当然看见过它们啦！”

“是的，”爱丽丝回答，“在饭……”，但她觉得不妥当就急忙停住了。

“我不懂得‘饭’是什么地方，”假海龟说，“不过，如果你经常看见它们，当然就知道它们长得什么样子了。”

“我想是的，”爱丽丝边想边说，“它们嘴里衔着尾巴，身上裹满了面包屑（这是西餐中烧好的鳕鱼的样子。)。”

“面包屑？你一定弄错了！”假海龟说，“海水会把

面包屑冲掉的。不过它们倒真是把尾巴弯到嘴里的，这是因为……”说着假海龟打一个哈欠，闭上眼睛。“告诉她这是什么原因，”它对狮身鹰面兽说。

狮身鹰面兽说，“这是因为它们愿意同龙虾一道参加舞会，常常要被扔到海里去，还要下落到老远的地方，所以得紧紧地咬住尾巴，结果尾巴从此就伸不直了。就是这么回事。”

“谢谢你，”爱丽丝说，“真是很有意思，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

“你要是愿意，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哩！”狮身鹰面兽说，“你知道它为什么叫鳕鱼吗？”

“我这倒没想过，”爱丽丝说，“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用来擦靴子和鞋子的，”狮身鹰面兽煞有介事地说。

爱丽丝给弄糊涂了。“擦靴子和鞋子？”她诧异地问。

“是的，你的鞋用什么擦的？”狮身鹰面兽说，“我的意思是，你用什么把鞋子擦得那么亮？”

爱丽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子，想了一下才说“我

用的是鞋油。”

“海里的靴子和鞋子，”狮身鹰面兽嗓音深沉地继续说，“是用鳕鱼的雪擦的。现在你知道啦！”

“鳕鱼的雪是什么做的？”爱丽丝好奇地追问。

“当然是鲳鱼和鳗鱼啦！”狮身鹰面兽显得很不耐烦，“就是小虾也会这样告诉你的。”

“如果我是一条鳕鱼，”爱丽丝说，脑子里还惦记着那首歌，“我会对海豚说‘远一点，我们不要你跟着我们！’”

“它们不得不让海豚跟着，”假海龟说，“聪明的鱼不管到哪里去都少不了老海豚。”

“真的吗？”爱丽丝惊奇地问。

“当然是，”假海龟说，“如果有条鱼外出旅行，来告诉我，我就会问‘带哪条海豚去呀？’”

“你说‘孩童’是什么意思？”爱丽丝问。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假海龟生气地回答。狮身鹰面兽接着说：“让我们听听关于你的来历吧！”

“要告诉你们我的故事——得从今天早晨开始，”爱丽丝有点胆怯地说，“咱们不必从昨天开始，因为从那以

后，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啦！”

“那你把来龙去脉解释解释，”假海龟说。

“不，不！先讲奇遇，再作解释。”狮身鹰面兽等不及了，“长篇大论的解释太耽误功夫了。”

于是，爱丽丝开始讲她的故事了，她从看见那只白兔说起，起初还有点紧张——那两个家伙坐得离她那么近，一边一个，眼睛和嘴又张得那么大。但是到后来胆子大起来，她的两个听众一声不响安静地听着。直到她讲到给毛毛虫背《你老了，威廉爸爸》，背出来的字眼全不对的时候，假海龟才长嘘了一口气，说道："这真的很古怪。"

“怪得没法再怪啦！”狮身鹰面兽说。

“这首诗全背错啦！”假海龟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我倒想再听听她背诵点什么东西，让她开始吧！”它看看狮身鹰面兽，好像它对爱丽丝有什么权威似的。

“站起来背《那是懒汉的声音》，”狮身鹰面兽说。

“这些家伙老是那么喜欢支使人，还爱让人背书，”爱丽丝想，“我还不如马上回学校去呢！”然而，她还是站起身来背诵了。但她脑子里却充满龙虾方阵舞的事，

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她背出来的东西确实非常奇怪:

“那是龙虾的声音，
我听见它在讲——
‘你们把我烤得太黄，
我头发里还得加点糖。’
它用自己的鼻子，
正像鸭子用自己的眼睑一样，
整理自己的腰带和钮扣，
还把脚趾向外扭转。
当沙滩干燥的时候，
它就像云雀一样喜欢。
它洋洋得意地同鲨鱼攀谈，
但是当潮水上涨，鲨鱼把它包围，
它的声音就变得胆怯而又抖颤！”



“这同我小时候背的完全不一样，”狮身鹰面兽说。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假海龟说，“可是听起来尽是些傻话。”

爱丽丝没吭声，双手捂着脸坐了下来，心里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

“我希望你把那首诗解释一下。”假海龟说。

“她解释不了，”狮身鹰面兽急忙说，“接着背下一首吧！”

“但是它的脚趾究竟是怎么回事？”假海龟坚持说，“它怎么能用鼻子翻动脚趾呢？”

“那是跳舞的第一个姿势，”爱丽丝说。可是她自己已经被这一切弄得莫名其妙，所以也希望能换一个话题。

"背第二节，"狮身鹰面兽不耐烦地说，"开头是'我经过她的花园'。"

爱丽丝不敢违背，虽然她明知道一切都会弄错的。她用发抖的声音背道：



“我经过她的花园，

并且用一只眼睛看见，

豹子和猫头鹰，

正在把馅饼分餐。

豹子分到了外皮、肉汁和肉馅，

猫头鹰只分到了一个空盘。

在馅饼吃完以后，

豹子仁慈地答应猫头鹰，

把汤匙放它衣袋里作为礼物。

而豹子自己发出一声怒吼，

把刀子和叉子通通拿走。

在宴会的最后，

它还……”

“就是把全篇东西都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假海龟插话打断了她，“不如一边背一边解释，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没错，最好停下来！”狮身鹰面兽说，爱丽丝正求

之不得呢!

“我们再跳一节龙虾方阵舞好吗？”狮身鹰面兽接着说，“不然，就请假海龟给你唱支歌吧！”

“啊，那就来一支歌吧，如果假海龟愿意的话。”爱丽丝说得如此热情，惹得狮身鹰面兽用一种挺不乐意的口气说:“哼！真是各有所好啊！老伙计，那你就给她唱支‘海龟汤’，好吗？”

假海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哽咽着唱起来:

“美味的汤，
在热气腾腾的盖碗里装。
绿色的浓汤，
谁不愿意尝一尝，
这样的好汤。
晚餐用的汤，美味的汤，
晚餐用的汤，美味的汤，
美……味的汤……汤！
美……味的汤……汤！
晚……晚……晚餐用的……汤，

美味的，美味的汤！

“美味的汤！

有了它，谁还会再把鱼想，

再想把野味和别的菜来尝？

谁不最想尝一尝，

两便士一碗的好汤？

美……味的汤……汤！

美……味的汤……汤！

晚……晚……晚餐用的汤……汤，

美味的，美……味的汤！”

两便士（先令和便士是英国的货币单位，十二便士为一先令，二十先令为一英镑。）一碗的好汤？

“合唱部分再来一遍！”狮身鹰面兽喝彩道。假海龟刚要开口，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高喊：“审讯开始啦！”

“走吧！”狮身鹰面兽叫道，它拉住了爱丽丝的手，不等那支歌唱完，就急急忙忙跑走了。

“什么审讯呀？”爱丽丝一面跑一面喘着气问，但是

狮身鹰面兽只是说:“快点”。他跑得更快了。在他们的后面，微风送来了越来越微弱的单调的歌词:

“晚……晚……晚餐用的汤……汤,美味的、美味的汤! ”



第11章 谁偷走了馅饼

当他们赶到法庭时，红心国王和红心王后正坐在宝座上，周围被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小鸟兽围着，就像一整副扑克牌。红心杰克站在他们面前，被链条锁着，两边各有一名士兵看守着。国王旁边就是那只白兔，一手拿着喇叭，一手拿着一卷羊皮纸文件。法庭正中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馅饼十分精致，爱丽丝一瞧就觉得饥饿难当。她想："真希望案子能快些审完，好让大家吃点心。"但是，看来并没有这种迹像。于是，她只好东张西望来打发时间。





以前，爱丽丝从来没有到过法庭，只在书上读到过。她对这里的一切都能说得上而有些得意。“那是法官，”她对自己说，“因为他戴着假发。”

应该说明一下，那位法官就是国王。由于他在假发上又戴了王冠，看起来很不顺眼，而且肯定也不舒服。

“那是陪审员席，”爱丽丝想，“而那十二个动物”（她不得不称之为“动物”，因为有的是兽类，有的是鸟类），该是陪审员了。”这最后一句，她对自己说了两三遍，很引以为骄傲的。因为在她看来，几乎没有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会懂得这么多的。哪怕是说“法律审查员”她们也不会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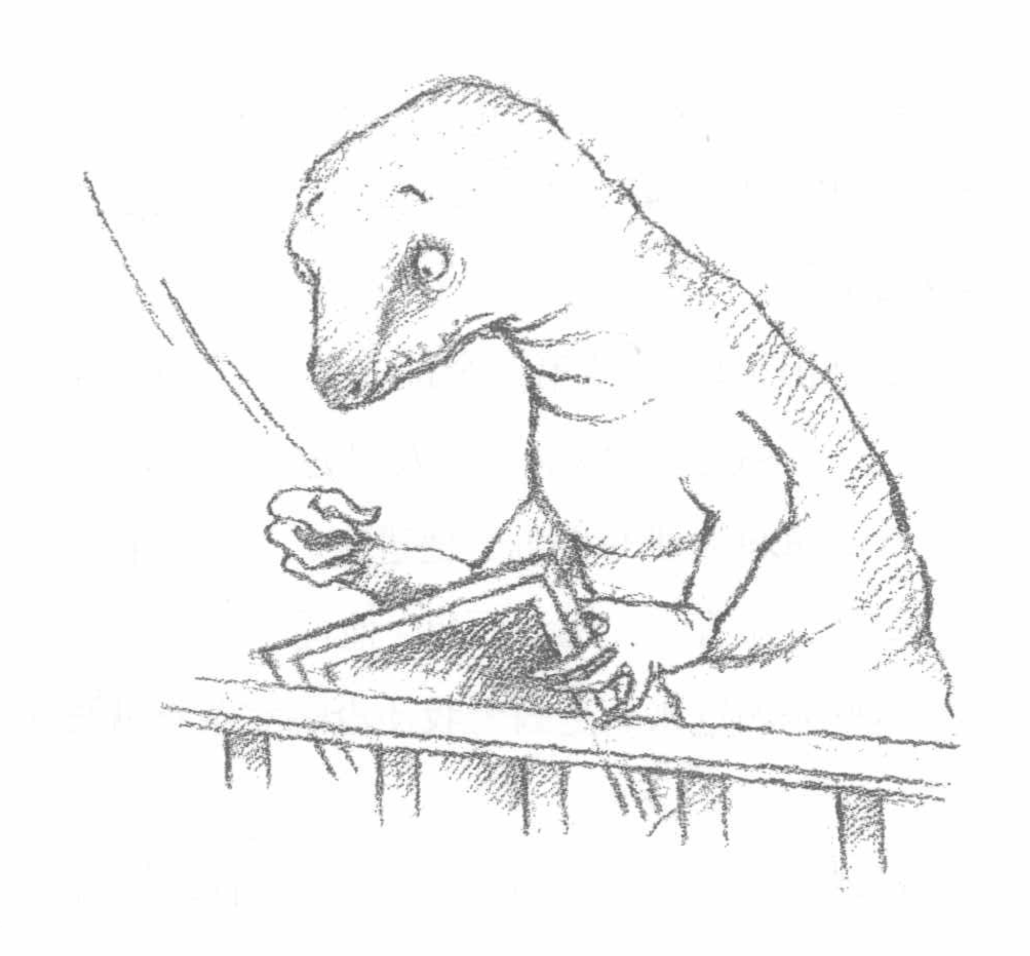
十二位陪审员全都在纸板上忙着写什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爱丽丝低声地问狮身鹰面兽，“审判开始之前，他们不应该有什么要记录的。”

狮身鹰面兽也低声回答:“他们在记自己的姓名，怕在审判结束前忘掉了。”

“这些蠢家伙！”爱丽丝不满地高声说，但立刻就住了口，因为白兔正在高喊:“法庭肃静。”这时，国王也戴上了眼镜，迅速地扫视了四周，想找出谁在说话。

爱丽丝在那些陪审员背后偷偷看他们在写些什么，结果发现所有的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了“蠢家伙”。有一个陪审员甚至不会写“蠢”字，请求邻座告诉他。“不到审判结束，他们的纸板准会写得一塌糊涂！”爱丽丝想。

一名陪审员的笔在书写时发出刺耳的声音，爱丽丝当然经受不了，于是，她在法庭里转了一圈，走到他的背后，瞅了个机会一下子把笔给抽走了。她干得很利索，那个可怜的小陪审员（它就是那只壁虎比尔）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在到处找不到自己的铅笔后，就只能用手指头来书写了。这当然毫无用处，因为手指在纸板



上留不下任何痕迹。

“传令官，宣读起诉书。”国王宣布说。

于是白兔把喇叭吹了三下，然后打开羊皮纸上的文件，宣读如下：

“红心王后，做了馅饼，

在一个炎炎的夏日

红心杰克，偷走了馅饼，

全都带走匆忙远离！”

“请你们考虑裁决意见。”国王对陪审员说。

“别忙，别忙！”兔子连忙插话道，“判决以前还有好些程序呢！”

于是，那国王说：“传第一个证人上来。”白兔在喇叭上吹了三下，喊道：“传第一证人到庭！”

第一个证人就是那位帽匠。他进来，一手拿着一个茶杯，另一只手捏着一片奶油面包。他说：“请原谅，陛下，我带这些东西进来，是因为我还没喝完茶点就被传来了。”

“你早就该吃完了，”国王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的？”

三月兔和睡鼠手挽着手也跟着他进来了，帽匠看着三月兔说：“我想是三月十四日开始吃的。”

“是十五日。”三月兔说。

“十六日。”睡鼠补充说。

“都记下来。”国王对陪审员说，陪审员连忙在纸板上写下了三个日期，然后把它们加起来，再换算成先令和便士。

“脱掉你的帽子！”国王对帽匠说。



“帽子不是我的。”帽匠说。

“偷的！”国王大喝一声，回头看了看陪审员。陪审员立刻记下“偷来的”，作为备忘录。

“我留着卖的，我是个帽匠，没有一顶帽子是我自己的。”帽匠解释了一句。

这时，王后戴上了眼镜，一个劲儿地盯着那帽匠，吓得他脸色发白，手脚没处搁。

“拿出你的证据来，”国王说，“不要紧张，否则，我就把你当场处决。”

这些话不仅没有给证人壮胆，相反他却不停地交替着双腿，很不安地看着王后，心慌意乱，竟把茶杯当奶油面包咬了一大块下来。

就在这时，爱丽丝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开始她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过了一会才慢慢清楚，她的身体又在长大了，起初，她还想站起来离开法庭，但随即想了一想，又决定留下了，只要屋里还有她容身之地。

“希望你不要这么挤我，我都有点透不过气来了。”挨在爱丽丝身边的睡鼠说。

“我也是没办法呀，你看我还在长呢！”爱丽丝非常



温和地说。

“在这里你没有权利长呀！”睡鼠说。

“别胡说了，你自己也在长呀！”爱丽丝胆子比以前大多了。



“是的，但是我长起来有分寸，而不是像你那样长成可笑的样子，”睡鼠说着，不高兴地站了起来，走到法庭的另一边去了。

就在爱丽丝和睡鼠说话的过程中，王后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帽匠。睡鼠转到法庭的那边时，她就对一位官员说：“把上次音乐会上唱歌人的名单给我，”听到这话，那可怜的帽匠吓得发抖，抖得把两只鞋子都抖掉了。

“拿出证据来，要不然我就处死你，不管你紧张不紧张！”国王愤怒地重复了一遍。

“陛下，我是个穷人，”帽匠声音颤抖地说，“我不过刚刚开始吃茶点——还没超过一星期——一方面那块抹奶油的面包变得太薄——另一方面还有茶会闪光——”

“什么闪光？”国王问。

“我说茶，”帽匠回答。

“哦，擦，当然，擦火柴是闪光的。你以为我是笨蛋吗？接着说！”国王尖锐地指出。

“我是个穷人，”帽匠接说，“从那以后，大部分东西都闪光了——只有三月兔说——”

三月兔赶快插嘴：“我没说过。”

“你说过，”帽匠说。

“我没说过，”三月兔说。

“它既然不承认，对此就不加以考虑！”国王说。

“好，那就是睡鼠说的——”说到这里，帽匠四下瞧瞧，想知道睡鼠会不会否认，然而睡鼠什么也没说，它睡得正香呢！

“从那以后，我多切了一些黄油面包——”帽匠继续说。

“但是睡鼠说了什么？”一位陪审员问。

“我记不得了，”帽匠说。

“你一定记得，不然我就处决你。”国王说。

那个可怜的帽匠连忙丢掉茶杯、奶油面包，单膝跪下说，“我是个可怜的穷人，陛下。”

“你是个可怜的狡辩者，”国王说。

一只豚鼠突然欢呼起来“好！”但立即被法官制止了。（所谓“制止”，这个词很令人费解，需详细解释一下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用一只大帆布袋，把那只豚鼠头朝里塞进去，用绳扎上了袋口，然后就坐在袋上。）

爱丽丝心想“真高兴能看到了这回事。我常在报上看到这样的话，说审判结束时‘出现了喝彩声，当即被法官制止。’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知道的只有这么多，就退下去吧！”国王宣布说。

“我已经无法再往后退了，我已经是站在地板上了，”帽匠说。

“那么你可以坐下，”国王说。

话音刚落，又一只豚鼠喝起彩来，随即也被“制止”

了。

爱丽丝心里想:“嗳,那两个豚鼠都被收拾了! 应该文明一些了。”

“我还得喝完这杯茶,”帽匠说着,不安地看着王后,而王后正在看唱歌人的名单。

“你可以走了,”国王一说,帽匠连忙跑出法庭,根本顾不上穿他的鞋。

这时,王后对一位官员吩咐了一句:“立即将那帽匠在庭外斩首。”可官员还没有追到大门口,帽匠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传下一个证人! ”国王吩咐。

下一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娘。她手里带着胡椒瓶,一走进法庭,就使靠近她的人不停地打喷嚏,爱丽丝一下就猜出是谁了。

“说出你的证据,”国王吩咐道。

“我不,”厨娘回答。

国王不安地看了看白兔,那白兔就低声说:“陛下得盘问盘问这个证人。”

“好,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国

王叹了口气说。说完，耸着两个肩膀，对厨娘皱着眉，一直皱到眼睛都闭了起来，才用深沉的声音说："馅饼是用什么做的？"

"差不多都是胡椒，"厨娘说，

"糖浆做的，"一个困倦的声音从厨娘后面传来。

"掐住那个睡鼠的脖子，"王后尖叫起来，"砍掉它的头，撵出法庭，制止它，掐死它，拔掉它的络腮胡子！"

法庭整个混乱了好几分钟，直到把睡鼠赶出去以后，大家才再次安静地坐下来，这时厨娘没有了踪影。

"没关系！"国王大大松了口气，"传下一个证人。"然后他对王后耳语道："说真的，亲爱的，下一个证人一定得由你审讯了，我已经头疼得无法忍受了。"

爱丽丝瞧着那只白兔正在摆弄着名单，非常好奇，想看看下一个作证的人是谁。她想："看来他们还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令她大吃一惊的是，白兔用刺耳的嗓音尖叫出来的竟是"爱丽丝！"





第12章 爱丽丝的证词



“在这儿！”爱丽丝喊道，她完全忘了在刚才的混乱时刻，她已经长得很大了。她过于急促地站起来，竟弄得裙边掀动了陪审员席，

把陪审员们翻倒在下面听众的头上，害得他们在人头上爬来爬去，这情景使爱丽丝想起一星期前她偶然打翻金鱼缸的事。

“啊，实在对不起！”爱丽丝惊慌失措地说，忙不迭地把陪审员们扶回原位，因为金鱼缸的事情还在她头脑回旋，使她隐约地意识到，如果不立即把陪审员放回席位上，它们会死去的。

“审讯暂停！”国王庄重地宣布，“直至全体陪审员

返回自己的位置，”他狠狠地加重语气，用眼睛严厉地盯着爱丽丝。

爱丽丝看着陪审员席，发现自己竟然如此疏忽，将壁虎头朝下倒放着。那个可怜的小东西丝毫动不了，正在把尾巴摆来摆去。爱丽丝赶紧把它拿起来摆正。爱丽丝想，“这样做也不见得有什么意义，不论头朝哪儿，它发挥的重大作用都差不多。”

等陪审员们镇定下来，纸板和铅笔也都找到了以后，并送回到手中，它们立即勤奋地工作起来了。首先是记下刚才偶然事故的历史。只有壁虎除外，它已经精疲力尽，不能干任何事情了，只能张着大嘴坐着，两眼无力地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国王开口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爱丽丝回答。

“什么也不知道？”国王再问。

“什么也不知道，”爱丽丝答。

“这一点非常重要，”国王对陪审员们说。就在陪审员们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时，白兔忽然插嘴说：“陛下的意思是说当然是不重要的，”它的语气十分恭敬，边说

边对国王挤眉弄眼。

于是，国王连忙把话接过来："当然，不过，我本来说的就是不重要。"接着又低声嘀咕道："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好像要试试哪一个说得顺口一点似的。

有些陪审员记下了"重要"，有些写了"不重要"。爱丽丝离陪审员们很近，纸板上记的字她看得一清二楚，心想："其实不管怎么写，反正也都没关系。"

国王刚才忙着在记事本上记什么东西，现在他又高声喊道："保持肃静！"然后照着本子宣读："规则第四十二条，凡是身高一英里以上者退出法庭。"

所有人都望着爱丽丝。

"我不到一英里高。"爱丽丝说，

"将近两英里了。"王后插话说。

"你有。"国王补充说。

"差不多有两英里。"那王后又说。

"哼！不管怎样，我反正不走，"爱丽丝说，"再说，那根本不是一条正式规定，是你刚才捏造出来的。"

"那可是书中最老的一条规定。"国王说。

"这样说来，也应该是第一条呀。"爱丽丝说。

国王脸色苍白，一下子合上了本子，声音发抖、声调低沉地对陪审团说："请评审团做出裁决吧！"

"陛下，好了，又发现新的证据了，"白兔急急忙忙跳起来说，"有人刚刚发现了这张纸。"

"上面写着什么？"王后问。

"我还没打开来呢！"白兔回答，"但看来像是一封信，是哪个犯人写给……给一个什么人的。"

"毫无疑问，肯定是这样，"国王说，"除非它不是写给任何人的，那样可就不合情理了。"

"信写给谁的？"一个陪审员问。

"谁也没写，事实上，信封上什么地址也没写，"白兔一面说，一面打开折叠的纸，又说，"呀！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

"是那犯人的笔迹吗？"另一个陪审员问。

"不是的，真是太奇怪了，"白兔说，陪审员全都露出迷惑不解的样子。

"他一定模仿了别人的笔迹，"国王这么一说，陪审

员似乎又豁然醒悟过来了。

这时，杰克开口说："陛下，这不是我写的，谁也不能证明是我写的，末尾并没有签名。"

"如果你没有签名，"国王说，"只能说明情节更恶劣。这意味着你的狡猾，否则你为什么不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

这番话引起全场一片掌声，这是那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聪明话。

"那就证明他有罪，"王后说。

"这证明不了什么！"爱丽丝说话了，"啊，你们甚至连诗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快念一念！"国王命令道。

白兔戴上了眼镜，问道，"我该从哪儿开始呢？陛下。"

"从起头的地方开始，一直读到末尾，然后停止。"国王郑重地说。

白兔所念的诗句如下：

他们告诉我说你到她那儿去过，
还曾向她提起我；
她对我有个好评，
但说我不会游泳。
他说明我没走，
（我们知道是实情）：
如果她要完成任务，
你们又怎么执行？

我给她一个，他们给他一双，
你给我们三个或以上；
它们又被他还给你，
虽然以前本属我方。

如果我或她竟会碰巧，
被这件事牵扯，
他期待你能给它们自由，
正像我们曾做。
我的观点是你曾经，

（由于她的一时抽疯）
是他、我们自己及它，
之间存在的障碍一种。

别让他知道它们是她的最宠，
因为这必须永远是，
你自己和我之间的秘密，
区别其他与众不同。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最重要的证据了，”国王搓着手说，“现在请陪审员……”

“如果有谁能解释这些诗，我愿意给他六十便士，我认为这些诗没有任何意义，”爱丽丝这么说。（就在刚才的那一瞬间，她已经长得十分高大了，所以她一点也不怕打断国王的话。）

陪审员都在纸板上写下：“她相信这些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试图解释一下这些诗。

“如果诗里没有任何意义，”国王说，“那就免除了许多猜谜的麻烦了。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要找出什么意

义，而且我也不懂什么意义。”国王边说边把这些诗摊开在膝上，用一只眼睛瞄着，“我好像终于在这里看出什么意思——‘说我不会游水’——就是说你不会游泳，是吗，”国王对着红心杰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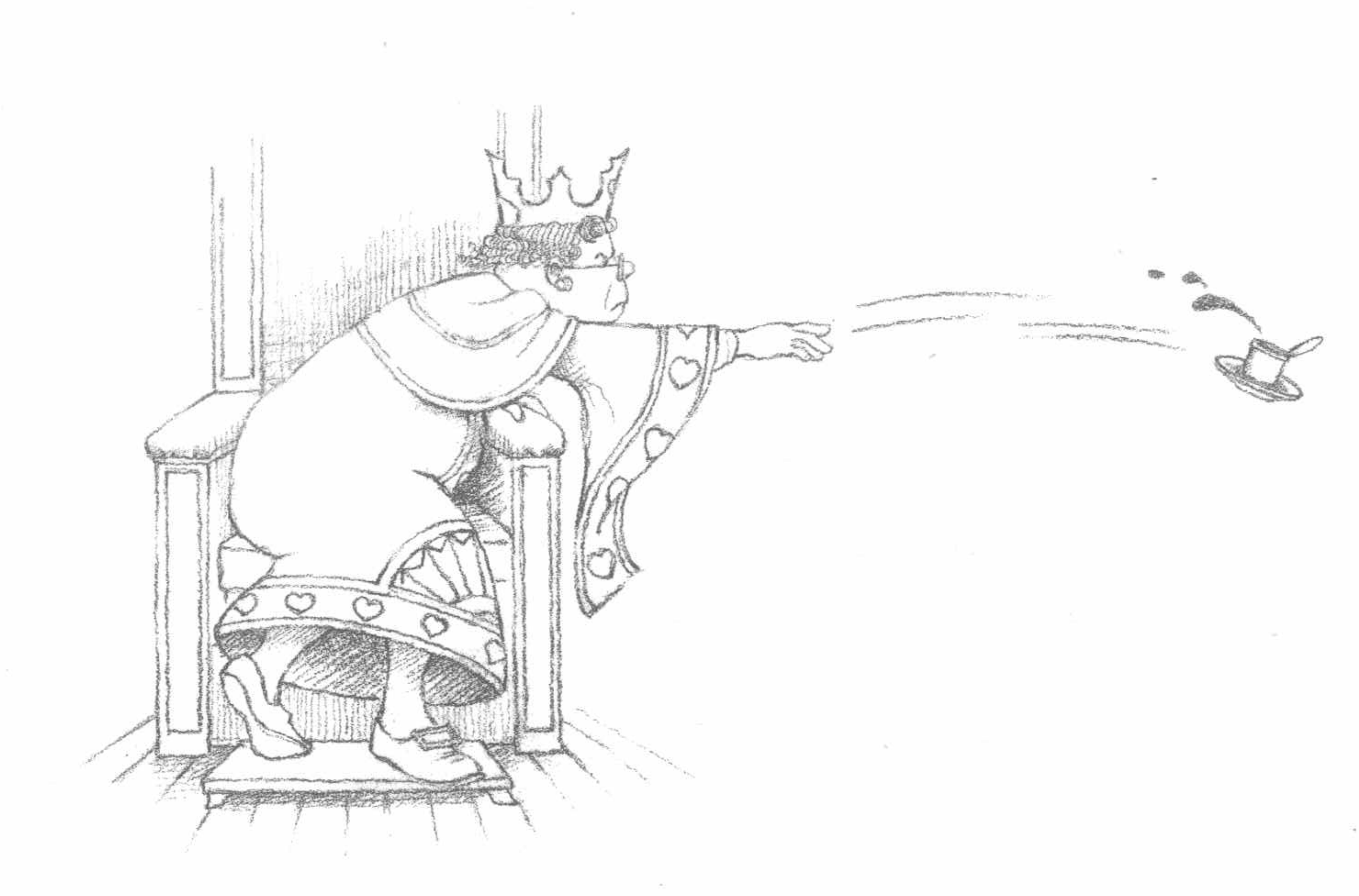
红心杰克伤心地摇摇头说：“我像会游泳的样子吗？”（他当然不会游泳，因为他全部是由硬纸片做成的。）

“现在全对了，”国王一边说，一边又继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这些诗句，“我们知道那是实情——这当然是指陪审员的——‘我给她一个，他们给他一双——’看，这肯定是指偷的馅饼了，是吗？”

“但是，下面还写了‘它们又把他还给你’呀，”爱丽丝说。

“哈，对啦，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那么再看：‘由于她的一时抽疯——’亲爱的，我想你没有发疯过吧？”他对王后说。

“从来没有！”王后大发雷霆，说着就把桌上的墨水缸向壁虎比尔的身上扔去。不幸的比尔发现用手指无法在纸板上写字了，现在又急忙蘸着脸上的墨水写了。



“那么这些话并不适合你吧！”国王带着微笑环视着法庭说。法庭上还是鸦雀无声。

“这算一句一语双关的俏皮话吧！”国王生气了，于是大家开始笑了起来。“让陪审员考虑裁决意见，”国王说道，这大概是他今天第二十次说这话了。

“不，不，”王后说，“应该先定罪，后裁决。”

“胡说八道，先定罪，算怎么回事！”爱丽丝大声说。

“住嘴！”王后气得脸色都发紫了。

“我偏不！”艾丽丝毫不示弱地回答。

“砍掉她的头！”王后声嘶力竭地喊道。但是没有人动。

“谁在乎你们？”爱丽丝说，这时她已经恢复到本来的身高了，“你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

此话一出，整副扑克牌全部升到空中，然后又纷纷扬扬落在她的身上，她发出一声尖叫，既惊又怒，她拼命地把这些纸牌扬去——睁眼一看，发觉自己躺在河岸边，头枕在姐姐的腿上，姐姐正把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枯叶掸掉。

“醒醒吧！亲爱的爱丽丝，”姐姐说道，“哎，看你睡

了多久啦！”

“啊，我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爱丽丝尽她记忆所及，把那些奇怪的经历一一告诉了姐姐——就是你刚才读过的那些。等她讲完了，姐姐吻了她一下说：“真的，真是个好奇怪的梦，亲爱的，但是现在得赶回去喝茶了，天已经很晚了。”于是，爱丽丝站起来跑开了，一面跑，一面费劲地想，刚才那个梦多么奇妙呀！

爱丽丝走了以后，她的姐姐仍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头，凝望着西下的夕阳，想着小爱丽丝以及她梦中奇幻的经历，直到自己也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下面就是她所梦见的：

她先梦见了小爱丽丝，又在那里用双手抱住了膝盖，一双明亮而热切的眼睛仰视着她。她都听到小爱丽丝说话的腔调，看到了她的头微微一摆，把蓬乱的头发摆顺的样子——还有她倾听着爱丽丝说话时，四周都变得活跃起来，那些妹妹梦中的奇异动物都活跃起来了。

那只大白兔跳来蹦去，弄得她脚下的草沙沙作响，那只心惊胆战的老鼠在邻近的池塘里穿来穿去，不时扬起一阵水花。她还听到三月兔同它的朋友们坐在茶桌旁，







共享着没完没了的美餐时碰击茶杯的声音，还有王后命令处决她的不幸客人的尖叫声。同时也听到猪孩子在公爵夫人腿上打喷嚏，以及盘碗的摔碎声。甚至听到鹰头狮的尖叫，壁虎写字时的沙沙声，那些被“制止”的豚鼠的在口袋中挣扎的声音，混杂着远处传来的假海龟悲哀的抽泣声，种种声音充满了空中。

她闭着眼睛端坐着，半信半疑自己也真的到了那个奇境的世界，尽管她知道只是重温一个旧梦，眼睛一睁开就会返回到乏味的现实世界——野草只是在风中沙沙作响，池水的涟漪不过是摆动的芦苇。茶杯的碰击声实际是羊颈上的铃铛声，王后的尖叫起源于牧童的呼唤。猪孩子的喷嚏声、鹰头狮的尖叫声和各种奇声怪音，不过是是农村中繁忙季节的各种喧闹声。而远处耕牛的低吟，在梦中变成假海龟的哀泣了。

最后，她为自己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她的这位小妹妹，日后也将成为一位成熟的女人。在她的整个一生中，她都保存着童年时天真烂漫的爱心。她会将孩童们聚拢在一起，讲许多奇异的故事给他们听，也许就是这个多年以前的梦游奇境，使得孩子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明

亮急切。她也将共享孩子们的纯真和烦恼，回忆着自己的童年时代那些愉快的夏日。

{
  "filename": "MTI2Nzc3Nj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677765.zip",
  "filesize": 20715203,
  "md5": "730b653a5a35f8005b22d6d8ac865268",
  "header_md5": "a1dc3446f757205864a90d21a8f04455",
  "sha1": "43436785e700096e790187417503fcec6a2c8bcc",
  "sha256": "95ef4e74d4d52bc36a0cf452c8a00f45e82ecf1837b130059dbea9056da16f24",
  "crc32": 428229426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6919914,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91\u00ab\u2514\u00f7\u2566\u2510\u252c\u25a0\u2559\u256c\u255e\u00b5\u255b\u2502\u255a\u00bd\u2568\u252c\u2565\u03b4\u2592\u255b\u2593\u2569\u2554\u00bd\u2591\u00b5\u00ed\u2556_12677765",
  "pdg_main_pages_found": 202,
  "pdg_main_pages_max": 202,
  "total_pages": 208,
  "total_pixels": 76196556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